

MAY 11 1951

郊特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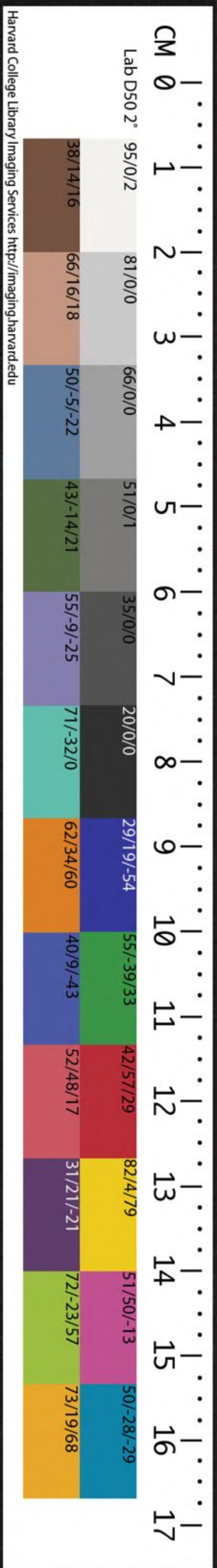
内則

第四百四二號

T110/1247

禮記

十一十三



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十一

郊特牲第十一

陸氏曰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

石梁王氏曰此篇皆記祭事而雜昏冠兩段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
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

孕餘證反

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禮有以少為貴者故此二者皆貴特牲而賤大牢

魏後漢瀨川
又氏圖書印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經曰血腥燭祭用氣也。以臭生於氣，故此曰氣臭。服言睡肉如殿脩則以薑桂脩之。諸侯為賓，即大饗之時，天子饗諸侯於廟中，然非君三重席之饗也。鬱鬯可以養陽，殿脩可以養陰。非君三重席之饗，養陰不以犧牲，則以所饗在臭而不在味，故也。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此大饗是諸侯相朝，主君饗客之禮。諸侯之席三重，今兩君禮敵，故席三重之席而受客之酢爵也。若諸侯遣卿來聘，卿禮當三獻，其上介則是大夫，故謂之三獻之介。大夫席雖再重，今為介降一等，止合專席。君席雖三重，今徹去兩重，就單席受此。

介之酢爵是降國君之尊以就大夫之卑也。嚴陵曰：禮器言諸侯之席三重，兩君相見則其體相敵，故其席如其數而不必增損焉。至於他國之卿，未聘而大夫為之介焉，位雖臣也，命則君也。名雖介也，禮則客也。其文雖殊，其義則相敵。故主君之受酢也，降重席之尊而不與之異。就專席之卑而必與之同也。

筵音倫

食音嗣

筵音倫

饗筵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

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筵而秋嘗

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

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

聲凡聲陽也

饗春饗孤子也禴春祭宗廟也孤子死事者之子
孫食秋食耆老也嘗秋祭宗廟也周之禮春祠夏
禴秋嘗冬烝春禴夏殷之禮也饗禮主於酒食禮
主於飯周制則四時之祭皆有樂禴長樂陳氏曰饗
以天產而養陽氣故無樂蓋饗禴以春食為主
產而養陰氣故無樂蓋饗禴以秋食為主
陽秋為陰陽則來而無樂所以長陰則往而主成
有樂所以迎來嘗以順其成所以送往春饗孤子
助其長秋食耆老以順其成所以送往春饗孤子
與祭義言春禴秋嘗同而王制祭統則言夏禴秋
嘗蓋夏殷之禮不同也○山陰陸氏曰春饗孤子
耆老亦饗焉秋食耆老孤子亦食焉知然者周官
酒正凡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又文王世子有司
告以樂闕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反養老幼

于東序知之也此一節言若繁復所謂其中必有
美焉者也彼見形而不及理往不察故事君子
之如使讀存春禴所以達其休惕之心秋嘗所
生事亡如事存春禴所以達其休惕之心秋嘗所
以達其休惕之心故春饗所以順陽氣之出也秋
之陽氣則有樂有樂者所以順陽氣之出也秋嘗
生者之陰氣而入也故春禴而秋嘗春饗孤子秋
以順陰氣之入也故春禴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
耆老其義一也
奇居衣反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
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藜味而貴多品所以

日音神

交於日明之義也

自一鼎至九鼎皆奇數其十鼎者陪鼎三則正鼎

亦七也。十二鼎者，陪鼎三，則正鼎亦九也。正鼎鼎別一俎，故云鼎俎奇也。遠豆偶者，據周禮掌客及前篇所舉，皆是偶數。又詳見儀禮圖，長樂陳氏曰：天產為主，而天產陽屬，故其數奇。遠豆之實，以產為主，而地產陰屬，故其數偶。不敢用，實味所以盡志，實多品，所以盡物。盡志，所以交於明，先儒以旦為神，其說是以交於神。盡物，所以交於明，先儒以旦為神，其說是以交於神。水之實，若粟、粟、豆、之類，實若芹、蒲、之類，所謂取不取，一故曰，而貴多品。

易以岐反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

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燕禮則大門是寢門，饗禮則大門是廟門也。肆夏樂章名，九夏見周禮。易以敬言和，易中有嚴敬之節也。卒爵而樂闋，謂賓至庭而樂作，賓受獻爵拜而樂止。及主人獻君樂，又作君卒爵而樂止也。歎之歎美之也。奠酬而工升歌，謂奠置酬爵之時，樂工升堂而歌，所以發揚主賓之德。故云發德也。匏竹笙也。樂所以發陽道之舒暢，禮所以肅陰道之收斂。一闋一闋而萬事得宜也。

嚴陵方氏曰：此言諸侯為賓之禮也。

改曰賓入大門奏肆夏則所以迎賓而納之且能
易則禮樂之道始卒而禮成而進則能為文樂盈而
不離禮樂之微意也故孔子曰禮之於樂也猶天之
反先王之德也卒則亦宜乎也於禮之亡也則於
明矣樂之德也卒則亦宜乎也於禮之亡也則於
事畢而樂之者歎也於禮之亡也則於禮之亡也
者歎也於禮之者歎也於禮之者歎也於禮之者歎也
復答賓曰美而歎也於禮之者歎也於禮之者歎也
三奠酬則禮成而賓謂奠置酬曰則於禮之者歎也
以發之蓋則禮成而賓謂奠置酬曰則於禮之者歎也
故也升歌或言即仲尼燕居所謂升歌清廟示德是
或言或言或言或言或言或言或言或言或言或言
升歌或言或言或言或言或言或言或言或言或言
祝即箎篴之類以舜典考之堂上下有琴瑟笙簧之
樂由陽來之禮由陰作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成相
齊其氣乃和則萬物不失其性矣○馬氏曰成相
者聲之發於口者其聲精故歌者寓於器者其
聲粗發於口者其聲精故歌者寓於器者其

由天作則樂者陽也故樂由陽來禮以地制則禮
者陰也故禮由陰作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和而
萬物得古之人言禮樂未嘗徇於一偏之說也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
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
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
德也

旅陳也庭實所陳之幣非一方所貢故曰無方以
土地之產各有所宜而地里有遠近則入貢之期
日有先後也前篇言金次之此言鍾次之蓋金之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為器莫重於鍾故變文言之也金示和而參居庭實之間故云以和居參之也君子於玉比德往德者言往進此比德之王於有德之人也長樂陳氏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眾幣所以無方也土有六地之宜在物而遠近之期在人周官六服其見有六歲之宜其交有六物之期在物而遠近之期在人所謂別土地之宜六歲之宜六物之期所謂金之為體則實而為性則和示順體之實則足也情而性之順則實而為性則和示順體之實則足威惟畏也禮器言大饗之所貢故言三牲所以明德則陳其大率而巳此詳略所以不問也言常貢其嚴陵之法氏曰土大率而巳此詳略所以不問也言常貢其嚴陵之法物焉故以別言之地物有宜有否各使貢其所嚴陵之法金也金則以常數故鍾以節言之鍾即

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此以下言朝聘失禮之事庭燎者庭中設炬火以照來朝之臣夜入者大戴禮言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今侯國皆供百燎自桓公始之

大射禮公升即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是諸侯之禮今大夫之僭自晉大夫趙武始長樂陳

下有道天子馭諸侯大夫馭大夫而禮樂有差天無道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禮樂無別周之天子無道故齊桓公僭天子之樂而至於庭燎之百趙文子僭諸侯之樂而至於奏肆夏也蓋齊桓公之濫觴於一時而致洋洋乎天下後世也○罪之陰陸氏曰齊桓公賢諸侯也而僭諸侯如也○餘大夫可知趙文子賢大夫也而僭諸侯如也○餘

失禮而亡故此篇之譏自齊桓趙文子始焉夫齊威將伏羲以服諸侯也乃自以庭燎之百誇其尊則何以責夫諸侯趙文子輔其君以伯者也而自僭肆夏霸國之禮已失矣則何以責夫大夫

使去聲

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朝覲之禮國君親往而大夫從則大夫不當又以已物而私覲主君故曰非禮也若大夫執其君之

命圭而專使則當行私覲之禮以申已之信故從君朝覲而不敢私覲是敬已之君也今從君以來而施設庭實以為私覲大夫何可為此於諸侯之庭乎譏其與君無別也人臣無外交不敢貳心於他君所以從君而行則不敢私覲也長樂陳氏曰匪其彭无咎則為諸侯者其可庭實於諸侯之庭乎庭實不於諸侯而與人之言又况大夫從其君之朝於先王不越路而與人之言又况大夫從其君之朝覲其可以私覲於諸侯之庭乎大夫從其君之朝者大夫之無君也檀弓曰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左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此所謂人臣無外交而不貳君也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

也由三桓始也

大夫富強而具饗禮以饗君以臣召君故曰非禮
大夫強橫僭逆必亂國家人君殺之是斷以大義
也三桓魯之三家皆桓公之後也先是成季以莊
公之命酖殺僖叔後慶父賊子般又弑閔公於是
又弑慶父故云由三桓始○疏曰按三桓之前齊
公孫無知衛州吁宋長萬皆以強盛被殺此云由
三桓始者據魯而言長樂陳氏曰以大夫而饗君
天子乎三代之制刑不上大夫而霸者之法亦曰
無專殺大夫則古之所謂以任大夫未嘗不以賢而
其所以待大夫未嘗不以禮其有至於殺者蓋其
始也任之不以賢故其
終也不可待之以禮耳

殺

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
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
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
夷王以下

天子所以無客禮者以其尊無對莫敢為主故也
適臣而升自主階是為主之義不敢有其室者言
人臣不敢以此室為私有而主之矣况敢為主而
待君為客乎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
是不下堂見諸侯也惟春朝夏宗以客禮待諸侯

則天子以車出迎夷王康王之玄孫之子長樂陳
夏萬物聚見之時先王為之朝宗之禮而不純也
臣待諸侯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所以明其恩也
於秋萬物分辦之時為之觀禮而純也臣待諸侯
則負依南面而不下堂所以明其義也明其恩則
樂於為德知所尊則人樂於為禮此天子之德則
以常感於下而其勢亦所常隆於上矣天子之德
見之強是以其自甲所以起諸侯之儲自庭抗禮而
侯之強者非由乎此哉○張氏曰不當下堂而下
於國弱而諸侯強也若負屏而
天子謂之朝是當行礼於庭中也

縣音玄

壯擊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社擊玉磬朱干設
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

天子之樂四面皆縣謂之宮縣諸侯軒縣則三面
而已白牡殷祭之正牲後代諸侯當用時王之牲
也又諸侯當擊石磬王磬天子樂器書言鳴球是
也諸侯雖得舞大武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
也干盾也錫者盾背之飾金為之大路殷祭天所
乘之車也長樂陳氏曰樂書曰周官小胥正樂縣
擊王磬儲天子樂器也天子朱干王磬之音諸侯
武諸侯亦設錫而用之儲天子大輅儲天子乘車之禮
也蓋天下有道禮樂自諸侯出其不僭竊而有
之未之有也言諸侯僭禮則樂可知矣
其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

僭禮也

繡如字

此皆諸侯之禮兩旁起土為臺臺上架屋而門當其中故曰臺門旅道也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路以蔽內外為敬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坫在兩楹之間兩君好會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故曰反坫舊讀繡為綃今如字繡黼者繡刺為黼文也丹朱染繪為赤色也繡黻為中衣之領丹朱為中衣之緣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制如深衣但袖小長耳冕服是絲衣則中衣用綃素皮弁服朝服玄端是麻衣則中衣用布也石梁

王氏曰繡當依詩文不可改為綃

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脇於此相貴以等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相貴以等謂擅相尊貴以等列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在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魯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耳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在傳云凡邑有宗廟先

君之主曰都記者以禮之正言之而又有他義者
舊說謂天子之子以上德為諸侯者得祀其所出
故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公子得祖先君公孫
不得祖諸侯故公子為大夫者亦得立宗廟於其
采地故曰邑有宗廟先君之主也其王子母弟雖
無功德不得出封為諸侯而食采畿內者亦得立
祖王廟於采地故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祖王之廟
也。由三桓始謂魯之三家立桓公廟也。馬氏曰諸
天子之微諸侯之見脅由大夫之強也方周之衰
上失道揆下無法守故於此相貴以強也相觀以
相賤以利言相利相貴以等言相尚以勢相觀以
相貴以等則爵不足以下之禮所以亂矣○嚴陵方氏曰
相貴以等則爵不足以下之禮所以亂矣○嚴陵方氏曰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
代

足柄以取其富相賤以利則予不足以取其幸大宰
八禮由是亂矣觀言非是則不行貨指物利指事
諸侯有國而已故不敢祖天子大夫有家而已故
不敢祖諸侯以其不敢祖諸侯天子故立始祖而有五
廟之制以諸侯不以其不敢祖諸侯天子故立始祖而有五
故立別子而有五宗之法

疏曰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
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恪者敬也敬其
先聖而封其後山陰陸氏曰猶厚之言可以已也雖
惡大過故曰尊賢不過二代之心眉山孫氏曰立前
代之後以統稟先王者自古有法也稷肇祀是也
時棄為高辛之後故得祭天詩謂后稷肇祀是也

丹朱為唐堯後作賓于虞書所謂虞賓在位是也
至夏后時則丹朱商均之子孫皆為二王後湯為
夏氏立後經傳雖不載然有高之固當以禹之
裔為二王後無疑矣仲虺之誥稱湯之德有曰茲
率歌典言其能率循舊典不易故常也豈其於崇
德象賢之事獨不稽古乎至周則封微子於宋至
封舜後於陳封東樓公於祀亦必因成湯封舜禹
之後於陳祀
可以誰知也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諸侯失國而寄寓他國者謂之寓公所寓之國不
敢以之為臣此寓公死則臣其子矣故云寓公不
繼世嚴陵方氏曰失地之君諸侯所以不
繼世嚴陵方氏曰失地之君諸侯所以不
繼世嚴陵方氏曰失地之君諸侯所以不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比面答君也

答猶對也延平周氏曰天道降於南方故君之南
鄉答天也○山陰陸氏曰易
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
明而治蓋取諸離是也

辟音避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

諸侯於天子稽首大夫於諸侯亦稽首惟家臣於
大夫不稽首者非尊重家臣也以避國之正君也
蓋諸侯與大夫同在一國大夫已稽首於君矣家
臣若又稽首於大夫則似一國而兩君矣故云以
辟君嚴陵方氏曰南者陽之位北者陰之位君以
陽明為德故南鄉而有答陽之義所以向君明
也臣以陰順為德故南鄉而有答君之所統故不
非臣之所敵故不可言答臣者君之所統故不
可言答陰於君曰鄉自公而下皆曰面莊子言堯之為
司士於王曰鄉自公而下皆曰面莊子言堯之為

君曰南鄉言舜之為臣曰北面皆此意也然對而
言南面而聽天下之言聖人南面而立周官大祝
辨凡拜而聽之稽首為先稽首者首至地而為禮
以當拜禮之隆乎大夫陪臣而已以陪臣之卑而
坊記大夫不稱君則大夫固無君道矣○馬氏曰
君者兼天子諸侯而言之也

為去吉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
已也

有獻弗親者使人往獻不身自往也不面拜不親
見君之面而拜也恐煩君答拜故也嚴陵方氏曰
夫諸侯雖有君道然亦天子之臣爾故於大夫有
相答之禮焉獻弗親有賜不面拜非敢怠也慮頌

君之答已而已親則必面獻亦必拜其言互備也
○馬氏曰非不役志於獻而有慢君之賜也蓋禮
無不答而上之不虛取於下也為其君之答已故
弗親不面拜禮從其簡
而楊音坊以尊其君也

鄉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即此事也舊說裼

是強鬼之名鄉人驅逐此鬼孔子恐驚廟室之神

故衣朝服立于廟之東階以存安廟室之神使神

依已而安也禮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馬氏曰難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見於周方相

氏而其非侯於索室以去其不祥然必使鄉人之難
者不違衆以立異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何以聽謂射者何以能不失射之容節而又能聽樂之音節乎何以射謂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使射之容與樂之節相應乎言其難而美之也
馬氏曰射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然後可以言中其容比於禮非難而其節比於樂為難故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蓋射必以聲而後發發而不失其節此君子之所准也以其節所之在耳而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其妙至於聽何以射何以聽何以射者其難也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

縣音玄

義也

為士者當習於射以藝之一也不敢以不能辭惟可以疾辭蓋生而設弧於門左已有射道但未能耳今辭以疾而未能則亦與初生之未能相似故云縣弧之義也

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

居如字

伐鼓何居

齊者不聽樂恐散其志慮也今三日之間乃二日擊鼓其義何所處乎怪之之辭
延平周氏曰君子無故不去樂故致

齊之不舉樂者三日然後用之以祭猶恐不敬果
於齊之二日伐鼓則何居何居者疑而莫之辨
也○山陰陸氏曰此豈魯事歟不目言之諱也○
嚴陵方氏曰家語曰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
鍾鼓之音不絕蓋其事矣

朝如寄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禘之於東方朝市
之於西方失之矣

繹祭之明日又祭也繹是堂上接尸禘是於室內
求神皆一時之事繹之禮當於廟門外之西堂今
乃於庫門內禘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於廟門外
東方朝市即周禮所謂朝時而市也當於市內近
東今乃於市內西方此三事皆違於禮故曰失之

矣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牖下答
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地秉陰則社乃陰氣之主社之主設於壇上北面
而君來北墻下南向祭之蓋社不屋惟立之壇壇
而環之以墻既地道主陰故其主北向而君南向
對之答對也甲為十干之首朱子曰社是土神或
生物便是神也○馬氏曰古人之言社必有神曰能
言社而不言稷者蓋社總祭五土之神而山林川
澤丘陵墳衍原隰皆是也稷則止於原隰而已言
社可以兼稷也○日用甲用日之始則郊用辛用日
之成也蓋郊所以明天道故用辛社所以神地道
故用甲○嚴陵方氏曰社必用日之始何也蓋陽

始於甲而物生陰極於辛而物成地雖以陰而威
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故社用甲以原其始焉夫
雖以陽而生物然終天功者存乎陰故郊用辛以
要其終焉

喪去吉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
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
北墉使陰明也

薄書作毫薄社於周為喪國之社必存之者白虎
通云王者諸侯必有誠社示有存亡也屋其上則
天陽不入墉於北則陰氣可通陰明則物死也嚴
方氏曰大社即祭法所謂王社也以王社為大則

自侯社而下皆為小矣達者上下達之謂也上則
以達言之喪國之社即媒氏所謂勝國之社也勝
言我所以勝喪言彼之喪其受一也於大社言必受
霜露風雨於喪國之社言不受天陽亦互言之爾
○馬氏曰大社達天地之氣示其有生物之功喪
國之社不受天陽示其生物之功息

天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
財於地取法於地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
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

聖人知地道之大故立社以祭所以神而明之也
美報美善其報之之禮也上古穴居故有中雷之

名中雷與社皆土神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於中
 雷天子諸侯之國生祭土神於社此皆以示其為
 載物生財之本也馬氏曰天以生物為功而為郊所以明
 天之道也地以成物為功而為國所以明
 之而為社所以神地也親而道也以其功遠於人則尊而
 不親地近於人則親而道也尊而親之也
 尊而親之也本乎天而亦在乎地則神之欲民親而尊之也
 本乎天而亦在乎地則神之欲民親而尊之也主者示其不敢忘本之意也
 以利民用故言取財於地也法於天取財則有所養也
 取法則有所教者取法則有所教者
 父道也故尊而不親為去聲
 單音丹

唯為社事單出里

社事祭社之事也二十五家為里單盡也言當祭

社之時一里之人盡出而供給其事蓋每家一人也

唯為社田國人畢作

為祭社之事而田獵則國中之人皆行無留家者

乘去聲

盛平志

唯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祭社必有粢盛稷曰明粢在器曰盛此粢盛則使
 丘乘供之井田之制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
 丘四丘為乘也報者酬之以禮反者追之以心嚴
 方氏曰出里謂離所居也作謂起行也出里與作
 五言之爾單畢皆盡也亦互言之丘乘共粢盛以
 非祭社則不必如是故言唯焉則以本始在乎

此而報反之禮不可不重故也○長樂劉氏曰役於公則家有定員役於社則羨徒皆作人人求福於其身也衣食本乎土故曰報本知平水土始於勾龍知播五穀始於后稷故以為配是曰反始焉為去声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鹽去声

建辰之月大火心星昏見南方故出火以焚除草萊焚後即蒐田簡閱視也賦兵也歷數之也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誓社誓衆於社也或左或右或坐或作皆是軍旅之法習變習熟其變動之節也驅逐之際禽獸流動紛紜衆皆見之故云流示之禽鹽讀為艷艷諸利謂使之歆艷於利也禽獸雖甚可欲而殺獲取舍皆有定制犯命者必罰不使之犯命者是求以道服其貪利之志人君亦取之有制如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不踰法而貪下之所得也以戰則克習民於變也祭則受福獲牲以禮也○疏曰祭社既在仲春此出火為焚當在仲春之

月記者誤也
嚴陵方氏曰木氣終於辰故火順所

兆於戊故火受所勝而司權於季則出火納師凡田

聖人奉天時則為焚者持出火燿於季則出火納師凡田

與此異幽詩是矣田獵之禮周官則行與此同仲月

所出亦記異月則行仲春釋元與此同仲月

客三為充君之庖則宿田固有不為社者矣夫社必

先之以焚者蓋其宿田固有不為社者矣夫社必

陰月主殺則為社而田獵以習田而可習軍旅也夫

獵而積之徒謂於田獵以習田而可習軍旅也夫

為步積之徒謂於田獵以習田而可習軍旅也夫

小司徒之法職於人伍成伍為兩四兩為卒是矣

者軍旅之法職於人伍成伍為兩四兩為卒是矣

大司馬止曰易野車徒也主以簡歷也趨車馳徒

險野人為誓于陳前是也誓特簡歷也趨車馳徒

羣吏聽誓于陳前是也誓特簡歷也趨車馳徒

是以為社而田之故也即左之教坐右之作進退之節是矣

天子適四方先柴

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延平周氏曰天子

嶽先柴以告天也○金華應氏曰四方惟天子所

適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所適必先柴昊天曰

之也位坐起之節亦莫不教焉凡以現其習應變之
事也流示之禽者驅其禽而流以行以現其習應變之
驅逆之車是矣此則鹽之禽而流以行以現其習應變之
戰之獲虜也戰之獲虜也戰之獲虜也戰之獲虜也
謂大獸公之小禽私之是賞而利也夫田之獲禽猶
獲禽則公之小禽私之是賞而利也夫田之獲禽猶
利而忘法凡此者小禽私之是賞而利也夫田之獲禽猶
不貪其田以所得之禽也夫服士卒之志使戰是謂棄
因其田以所得之禽也夫服士卒之志使戰是謂棄
而故田以所得之禽也夫服士卒之志使戰是謂棄
則受福以祭不敬故因其無事而歲三田則祭之無備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至猶到也冬至日短極而漸舒故云迎長日之至
○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
之始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所自生帝者生
物之祖故推以為配而祀於明堂此議方正○問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即是天
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
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今按郊
祀一節先儒之論不一者有子月寅月之異有周
禮魯禮之分又以郊與圓丘為二事又有祭天與

祈穀為二郊今皆不復詳辨而以朱說為定嚴凌
曰日為陽夜為陰故陽生則日浸長而夜短陰生
則夜浸長而日短郊之祭在建子之月而陽生於
子故曰迎長日之至也至猶來也與月令仲夏日
長至異矣故言迎馬祭天必迎長日之至者當是
時陽始事矣天以始事為功也周掃去聲
官以冬至致天神蓋謂是矣

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
地而祭於其所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
性也

郊祭者報天之大事而主於迎長日之至祭義云
配以月故方氏謂天之尊無為可祀之以其道不

可主之以其事故以日爲之主焉天秉陽日者衆
陽之宗故就陽位而立郊兆陶匏亦器之質者質
乃物性之本然也馬氏曰郊者所以祀天大報天
星之上蓋日者陽之精也祭義言大報天而主於日
配以月而於此不言配以月者文畧也此就陽位者
此釋其郊之意也掃地而祭器用陶匏此釋其以
少爲貴之意也

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
也郊之用辛也

問郊之用辛日何謂嚴陵方氏曰以迎長日之至
所可瞻仰者日月星辰而已兆則爲天神不可得見
兆之可別也既曰兆於南郊矣又曰掃地而祭者

蓋築壇謂之兆若此所言是矣此五帝於四郊是矣掃地亦謂
之兆者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象地之神亦上帝所以
言地者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象地之神亦上帝所以
亦典此互相明焉牲用騂即牧人所謂以禮天用騂
牲赤者盛陽之色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
四方以蒼璧禮天而終言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
祀天之牲用蒼與青乃其類也黑爲陰之盛赤爲
陽與白乃其類也故言放馬而祀天之牲不必蒼也亦
從其類而巳故言放馬而祀天之牲不必蒼也亦
陽祀以該之也

周之始郊日以至

謂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是辛日自後用冬至後
辛日也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

之義也

告于祖廟而行事則如受命于祖此尊祖之義作
猶用也用龜以下而于禰宮此親考之義曲禮宮
大饗不問卜既用冬至則有定日此但云卜郊則
非卜日矣下文言帝牛不吉亦或此為卜牲與不
然則異代之禮也嚴陵方氏曰受命則受之而已
命以其能始事故也於禰則質其可否焉於祖則受
也於祖曰廟以其遠而神事之也禰曰宮以其近
而人事之也尊親之義又在於是矣作龜即灼龜
也灼之將以作
事故以作言之

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

也

澤澤宮也於其中射以擇士因謂之澤宮又其宮
近水澤故名也其日卜竟有司即以祭事誓戒命
令衆執事者而君亦聽受之是受教諫之義也延
周氏曰郊之禮歲有常而卜之必受命於祖廟者
先王一舉事未嘗不稟受於鬼神也受命必於祖
作龜必於禰者先王之親之故也致其義義則尊
而於禰則盡其仁仁則親之故也澤宮擇助祭之
之所故冢宰於此誓命其助祭者而士亦親升之
蓋示其君之於臣其上也則有
所受教而其下則受諫而已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
姓也

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內集百官而戒之又於大廟之內戒其族姓之臣也方氏曰以一人之尊亦親聽誓命則以嚴上故也聚衆而誓非為王之尊也特助祭者爾而王亦親聽之故有受教諫之義百官授之謂也以官者羣臣之謂也百姓賜之以百姓者諸侯之謂也諸侯親而尊故於大廟戒之於庫門戒之而甲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

泥音從揭去声

者不哭不敢凶服泥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祭報報白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泥埽洒水

而後埽也反道剗道路之土反之令新者在上也鄉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行事之早也喪者不哭以下諸事皆不待上令而民自聽從蓋歲以為常也延平周氏曰祭報祭禮也以眠朝之服而所宗伯之報所以示民喪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所以具其吉泥埽反道所以去其舊鄉為田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

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也○陳氏曰合周官禮記而考之王之祀天內服大袞外被龍袞龍袞所以襲大袞也

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璪與藻同素車殷之木路也旂之旒與冕之旒皆取垂下之義餘見前嚴陵方氏曰龍也日月也數而聖人觀之以為儀物之則故曰天之垂象聖人則之象而作焉則所以明神之也故曰郊以明天道也象而作焉則所以明神之也故曰郊以明天道也

示外也心也猶上帝人神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衮戴冕藻纁與文飾不以內心察外心不以自然察文飾然矣後事天之禮盡矣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祭上帝者謂之帝牛祭后稷者謂之稷牛滌者牢中清除之所也此二牛皆在滌中為猶用也若至期卜牲不吉或有死傷即用

稷牛為帝牛而別選稷牛也非在滌三月者不可為帝牛故以稷牛代之稷乃人鬼其牛但得具用足矣故云稷牛唯具人本乎祖故以祖配帝是郊之祭乃報本反始之大者嚴陵方氏曰謂之滌則足而巳不必二月之滌也充人掌繫祭祀之則鬼牲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矣此止曰唯具者蓋芻之則人鬼亦祀天神為禱人鬼則如之而已故有特而唯具亦可知也帝為天神稷為宗人鬼○延平周氏曰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祖之所配於圜丘者昊天而考之所配於明堂者上帝也此言萬物本乎天而考之而反言於明堂帝何也天言其體帝言其用故對而易之象曰天與帝異離而言則帝即天也天即帝也考之象曰天與帝此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其言上帝與此同意○虞陵方氏曰萬物皆天之所生而人則祖之所生如是則祖與天合矣故推祖以配天故曰此所以配上帝人物所本如此安可以不知報

本而反始哉故言郊之祭大報本反始也

蜡音乍

者音其

索色紫反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
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啜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伊耆氏堯也索求索其神也合猶閉也閉藏之月萬物各已歸根復命聖人欲報其神之有功者故求索而享祭之也長樂陳氏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王玄冕而有司皮弁素服高帶榛杖其牲體鬮辜其樂六樂而奏六變吹幽頌擊士鼓舞其舞與舞悛舞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示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有功德於

田故也其神之尊者非特先畜也而主先畜者以其始有事於田故也○馬氏曰萬物之所以成者神有以相功於其幽民有力以致其明則勞之所謂以相其幽則報之民有力以致其明則勞之所謂百相之澤是也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

種上声

畜與穡同先畜神農也主如前章主日之主言為八神之主也司嗇上古后稷之官百種司百穀之種之神也報嗇謂報其教民樹藝之功馬氏曰先足以前物立於其先司嗇者因其成法而謹司其取而已故祭則以先畜為主而以司嗇配之

瓊株劣反

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農古之田畷有功於民者郵者郵亭之舍也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為郵舍田畷居之以督耕者故謂之郵表畷禽獸貓虎之屬也

為去声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

坊音

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

與水庸事也

服葛帶棒杖以送之喪禮之殺也此為義之盡祭
報其功則仁之至也周禮籥章云國祭蜡則歛
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

草服也

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此祭是也黃冠

為草野之服其詳未聞嚴陵方氏曰水土昆蟲草

合聚以饗之故祝者之辭言其時事如皮弁則
送終之則亦曰以送終也別言之則服之而帶
而合言之則亦曰以送終也別言之則服之而帶
喪殺也既非喪必欲若喪者以其有送終之義故曰

也前言皮弁素服後言黃衣黃冠而祭說者謂皮
弁素服其言為野夫黃冠則為助祭者之謂皮
弁素服則言以送終也為義黃衣黃冠者則之
義送終者祭以送終也為義黃衣黃冠者則之
土於上之百昌生於土而作終亦反於土而息
夫之事取土之也服於土而息亦反於土而息
此故凡野夫皆黃冠馬野夫即田夫也言其
曰田夫言其野夫也言其野夫也言其野夫也
言草笠以言其野夫也言其野夫也言其野夫也
以草笠以言其野夫也言其野夫也言其野夫也
者蓋作之於始也然籥章曰人老情亦此言黃冠
終則有始也然籥章曰人老情亦此言黃冠
之息也往未嘗息也乃所以為息也馬氏曰蜡氣
者於歲之終報其成也乃所以為息也馬氏曰蜡氣
以送萬物之終也乃所以為息也馬氏曰蜡氣
以送萬物之終也乃所以為息也馬氏曰蜡氣
報亦示其不忘也蓋萬物生有以養而終不可不
故曰仁之至也蓋萬物生有以養而終不可不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
草笠立而至尊野服也

諸侯鳥獸之貢屬大羅氏之掌其使者戴草笠是尊野服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星口也以戒諸侯曰
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鹿者田獵所獲女則所俘於亡國者客貢使也使
者將返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以王命詔之使歸
告其君而以王言戒之曰好田獵好女色者必亡

其國舊說如此然鹿可歲得而亡國之女不恒有
其詳未聞也嚴陵方氏曰致鹿則所以戒好田致
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則好
田好女者固足以亡其國而可為戒也羅氏之戒
好田則是矣而又戒好女者以其皆陰事故也

種上声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瓜華瓜與果蔬之屬也天子所種者瓜華供一時
之用而已不是收斂又藏之種也若可收斂又藏
之物則不樹之惡與民爭利也此亦令使者歸告
戒其君之事長樂劉氏曰四方諸侯當仲冬而遇
而獵莫不從焉天子者必助其祭祀也故其為蜡
禽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草笠而至尊野服者以明

諸侯及其臣皆野服馳騁從禽以助王之也其為忠
義亦可尊矣而詔獻禽之客俾還告于其君以申
天子之戒勤也曰好遊田以肆其禽荒者好女色
以肆其情欲者亡國之道天子不可自遠而致之華
蒞也瓜及果蒞時鮮之物天子乃樹植之侯母廣樹
新供寢廟非貪則利而種之非絜矩示民之道也○
植務收斂以奪其民之利而種之非絜矩示民之道也○
馬氏曰好田好女不斂載之種者戒其貪也其意
以謂民有好樂無厭之勞而有德不倦乎其意謂有
豈可以民好樂無厭之勞而有德不倦乎其意謂有
歲之勤而有一時之積而為之上者豈可以謂有終
無厭而貪利無已乎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

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

移去聲耳

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記四方者因蜡祭而記其豐凶也蜡祭之禮列國
皆行之若其國歲凶則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
祭所以使民知謹於用財不妄費也移者寬縱之
義蓋歲豐則民財稍可寬舒用之也黨正屬民飲
酒始雖用禮及其飲食醉飽則亦縱其酣暢為樂
夫子所謂一日之澤是也農民終歲勤動而於此
時得一日之樂是上之人勞農之美意也既蜡之
後收斂積聚民皆休息故不興起事功也長樂劉氏曰九
州之諸侯保其民者也各視其年之豐凶則蜡
之祭有行與不行焉所以謹民財不以祭祀傷其
衣食也順謂五氣時若成謂九穀皆登順成之方

其蜡乃通者以答百神所以致豐穰之勞也○嚴
陵方氏曰記四方者記四方之豐凶也順成之方其蜡乃
通此以蜡而記其豐也蜡亦乃合聚之祭故因其合
聚而收之也物既收則民息田夫此言民息則一歲之
已矣故曰民力之所致前息田夫此言民息則一歲之
也功者以息農夫則此民息已故此言民息則一歲之
且功則本執於建亥之月而土功則止於建子之月
宮則績於建丑之月而土功則止於建子之月
功則績於建丑之月而土功則止於建子之月
言節也蜡則歲終矣萬物皆收成而百工皆告休故
也既蜡而歲終矣萬物皆收成而百工皆告休故
收民息已

道茲居反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

恒豆每日常進之豆也周禮醢人所掌朝事之豆
註謂清朝未食先進口食也菹酢菜也水草昌本
菹菹之類加豆周禮註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
進之豆但醢人所掌是天子之禮此言諸侯之禮
物既不同此朝事之豆與祭禮饋食薦孰之豆俱
為恒豆而加豆則祭末醑尸所用也水物若羸醢
魚醢是也菹醢皆以豆盛之嚴陵方氏曰恒豆謂
所常進而有如者以恒而對加則加為暫以加而
對恒則恒為朝事饋食矣菹淹菜也醢肉醬也上
言恒豆之道則知下水物即水產也上言水
之物則知下水物即水產也上言水
草之和氣則知下水物即水產也上言水

恒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藝味而

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

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_{音嗜}嗜也卷冕

好去声

樂音

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

洛

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

也而不可更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

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不可嗜謂食之有節不可貪愛舊說謂質而無味

不能悅口不可好謂尊嚴之服器不可以供玩愛

武萬舞大武也以示壯勇之容不可常為娛樂宗

廟威嚴之地不可寢處以自安宗廟行禮之器不

可利用以為便交神明之義如此嚴陵方氏曰常

不敬故謂之常褻味交於神明者誠而不在味

故曰非食味之道也義言其所宜道言其所由篇

首言筮豆之實此言薦者實言實之於中薦言薦

之於上又曰水土之屬謂若筮豆之實水土之品

可食之以上又曰水土之屬謂若筮豆之實水土之品

路車即大路也禮而不可陳之為儀而不可資玩好也

焉宗廟奉鬼神以為威靈之居而非所以安其身

焉祭器不若燕器之利而便於用安樂者謂所安

而樂之也若可者則知好之類是矣此言先王之薦

可食而不可嗜言略車可陳而不可好則知素車之

乘亦不可好也言宗廟之器可用而不可便其利則知其略後
別其詳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
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

越音活

筦簞之安而蒲越豪鞞之尚明之也太羹

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

幾音祈

乘去聲耳

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

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
之甚也如是而后宜

未有五味之初先有水故水為五味之本未有繡
繡先有麓布故疏布為女功之始周禮司烜氏掌

以鑒取明水於月蓋取其潔也明之昭其禮之異
也雕刻鏤之也幾漆飾之幾限也安褻之甚言其

安甚褻也宜猶稱也餘並見前

張氏曰明水飲之
以反始也○嚴陵方氏曰夫味以淡為本感於鹹
作於酸化於苦窮於甘變於辛玄酒明水則淡而
無味故曰貴五味之本也黼作斧形其色則白與
黑黻則兩已相弗其色則黑與青青與赤謂之文
赤與白謂之章以天地之文作於東南成於西南
故也績則五采之所會繡則五采之所刺言文則

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

断上声

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鹽以前鍊而成故曰煎鹽必用鸞刀者取其鸞鈴

之聲調和而後斷割其肉也貴其義是貴聲和之

義嚴陵方氏曰鹽非煎以鍊治之則不成故謂之

醢人醢天官鹽人之所掌祭祀共其苦鹽散鹽然

祭祀非不用也特非其所尚爾夫刀能制斷莫非

義也獨非貴其義者貴其義之故而以仁鸞刀以和

濟割亦以允聖人以義制物而和之以仁鸞刀以和

割居胃切傷也割

冠去声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

齊側皆反

緇之其緜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

緜如追反

之可也

冠義言冠禮之義也冠禮三加先加緇布冠是太

古齊時之冠也緇布為之不用笄用頰以圍髮際

而結於項中因綴之以固冠耳不聞有垂下之緜

也此冠後世不復用而初冠暫用之不忘古也冠

禮既畢則敝棄之可矣王藻云緇布冠績緜是諸

侯位尊盡飾故也然亦後世之為耳○石梁王氏
曰冠一段當附冠義延平周氏曰齊則緇之
孔子以為吾未之聞然非天子不議禮雖孔子亦
不得以不從當世之所尚則冠之加綏雖非禮但冠
而棄之可也蓋敝有棄意適音的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
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
也

著代顯其為主人之次也酌而無酬酢曰醮客位
在戶牖之間加有成加禮於有成之人也三加始

冠緇布冠次加皮弁又次加爵弁也喻其志者使
其知廣充志意以稱尊服也此適子之禮若庶子
則冠於房戶外南面醮亦戶外也夏殷之禮醮用
酒每一加而一醮周則用醴三加畢乃總一醴也
嚴陵方氏曰冠者成人之服阼者主人之階成人
則將代父而為之主故冠於阼以著代著則所以
明之也醮則以酒澤之也每加則一醮蓋酒所以
以饗賓客之物故醮於客位冠於阼則是以賓禮
期之也醮於客位則是以賓禮加之故曰加有成也
粗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之質不加有成也然緇布之
三加彌尊服之則志宜彌大故曰喻其志也
冠禮考之非特冠彌尊而衣也屨亦然所以喻其志則一而已
衣屨彌尊至於祝辭醮辭亦然所以喻其志則一而已

母音半追音堆

委貌周道也童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

道也

委貌章甫毋追皆緇布冠但三代之易名不同而其形制亦應異耳是皆先王制禮之道故皆以道言之委貌即玄冠舊說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聲之辭追猶推也以其形名之此一條是論三加始加之冠

周弁殷哱夏收

哱音詡

周之弁殷之哱夏之收各是時王所制以為三加之冠舊說弁名出於槃槃大也哱名出於懶懶覆也收所以收斂其髮也形制未聞

三王共皮弁素積

皮弁以白鹿皮為之其服則十五升之布也白與冠同以素為裳而辟積其要中故云皮弁素積也

三代皆以此為再加之冠服延平周氏曰委貌章甫

與弁命以形三代不同者所以趣時也皮弁素積三代之共之者立本也蓋皮弁素積上古之服○嚴陵方氏曰委貌章甫毋追即初加之緇布冠是矣皮弁是矣即三加之爵弁是矣皮弁是矣即再加之鹿皮為之素積則以素為裳言裳則衣可知裳必豐幅故謂之積服其服將以行是道故每以道言之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

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

末造也

諸侯大夫之冠一如士禮行之下章所謂無生而
貴者也夏之末造言夏之末世所為耳曰冠不周氏
昏猶止于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天子之末造其
禮猶自夏以降不特諸侯有冠禮而已蓋天子之
元子諸侯之世子皆用士之冠禮元子世子之
年未及冠而天子崩國君薨則元子世子亦君
道而復用士禮可乎故王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
侯之冠也緇布冠績緜諸
侯之冠也者蓋言此也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

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

殺色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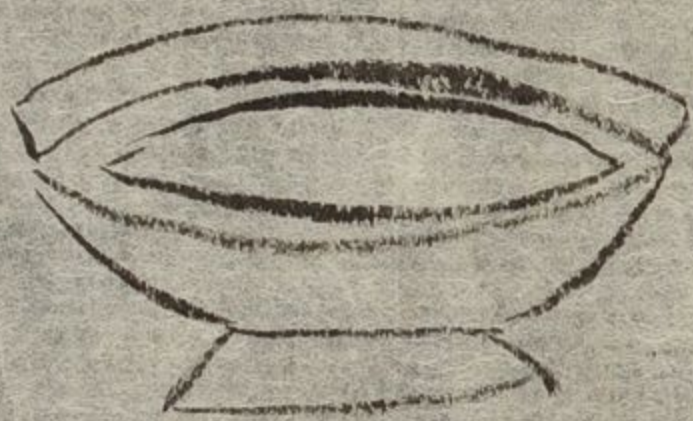
玉敦 周禮天官第一冢宰治官之玉府曰若合諸侯則
其珠槃玉敦
同夏官第 四政官之職戎右曰盟則以玉敦辟盟

敦音對
有蓋



受斗二升

槃



口徑一尺
深一寸
足徑分
高二寸

末造也

諸侯大夫之冠一如士禮行之下章所謂無生而
貴者也夏之末造言夏之末世所為耳延平周氏
昏不一故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天子之末造其
禮猶止于士而已何諸侯有冠禮而有特夏之末造
也然自夏以降不特諸侯有冠禮而已蓋天子之
元子諸侯之世子皆用士之冠禮元子世子之
年未及冠而天子崩國君薨則元子世子亦有君
道而復用士禮可乎故王藻云元子朱組纓天子
之冠也緇布冠績綬諸
侯之冠也者蓋言此也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

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

殺色介友

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元子適長子也其冠亦行士之冠禮無生而貴言
有德乃有位也立諸侯以繼其先世以其能法前
人之賢行也以官爵人必隨其德之大小而為降
殺也死必有謚今日之變禮也殷以前大夫以上
乃為爵死則有謚周制雖爵及命士死不謚也嚴
方氏曰嗣諸侯者有冠禮大夫則無之者蓋諸侯必
繼世以立大夫以象賢大夫不繼世為其德也諸侯
繼世以立大夫以象賢大夫不繼世為其德也諸侯
官有尊卑德有大小故以立諸侯象其祖考之賢也
天子命之迹故古者生有爵則皆有謚蓋未嘗請謚於
天子特其自謚耳但死則皆有謚蓋未嘗請謚於
故曰死而謚今也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先王制禮皆有精微之理所謂義也禮之所以為尊以其義之可尊耳王帛俎豆各有多寡厚薄之數數之陳列者人皆可得而見義之精微者不學則不能知也祝史其能知之乎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總結前章冠義以下朱子曰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備具之時不可得而知矣况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辨

一則尤不可以為祝史之事而忽之也○延平周氏曰禮之所以為禮者禮之義也而其禮之為禮者禮之數也禮之所尊尊其義而非尊其數而已也為祝史者特知其數耳其數則禮之文而已故可知其義則莫非性命之理故難知果知其義則聖矣天子所以治天下也○馬氏曰有數有義然後足以為禮數者義之寓義者數之意而其重尤在於意也先王為禮未嘗不寓之以微妙之意知其義則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

取去聲

遠去聲

別彼列反

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云敬章別也。有別則一本而父子親親親之殺則
義生禮作而萬物各得其所矣。禽獸知有母而不
知有父無別故也。馬氏曰男子親迎而男先於女
之際如此至於天地君臣其義一也。天則造始而
地則代終。君之主乎倡而臣主乎和。擊者交接之際
所以致敬。人執私褻莫甚於敬。章別也。父子相
出於天性自然而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何也。
蓋男女無別於內則夫婦之道喪而淫辟之罪多。
雖父子之親亦不可得而親之也。男女有別然後
父子有相親之思。則必有相親後
父義故義生焉。非特父子有相親之思。則必有相親後
友兄弟君臣上下之禮。皆有其義。則此推而至於
分此萬物所以安也。禮自天子而親推而至於萬物
安皆起於男女有別。則天子親君臣嚴三戒也。
哀公問政。孔子曰。夫夫婦婦別。父父子子。嚴陵方氏曰。禽獸有
則庶物從之矣。與此同。別有生育之愛而無上下
牝牡之合而無內外之別。意。嚴陵方氏曰。禽獸有

之義故曰無別無
義禽獸之道也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
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

先去聲

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
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

知去聲

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親御婦車而授之綏。是親愛之義也。親之乃可使

之親已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太王爰及姜女文
王親迎于渭皆是敬而親之之道以至於有天下
故曰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大門女家之門也先
壻車在前也女從男婦車隨之也夫也者丈夫也
丈夫者以才智帥人者也嚴陵方氏曰親御授綏
親御亦所以敬之也敬所以為義親所以為仁先
王之所以得天下者仁義而已○馬氏曰夫主於
義故有帥無所從婦主於聽故有所從無所帥
夫婦之道其大槩不出於此故出乎大門而先
帥女女從男夫夫婦之端基之於此也婦者恒
者也三從之義無一違之禮故切從父兄嫁從
夫也死從子夫者制義者非制人而不制於人故
曰知帥人者也夫知帥人則非所謂不恒其德而
從婦凶也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

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

服玄冕而致齊戒是事鬼神之之道鬼者陰之靈神
者陽之靈故曰鬼神陰陽也今昏禮者蓋將以主
社稷之祭祀承先祖之宗廟也可不以敬社稷與
先祖之禮敬之而玄冕齊戒乎嚴陵方氏曰以交
陰陽之配固所以致敬也社稷主者夫為主於外
婦為主於內故也此則主有土者言之先祖後者
有夫有婦然後可以傳世而後其先也此則通天
之下言之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
爵坐以夫之齒噐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

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餒
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
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
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牢俎也尚禮然謂古來所尚之禮如此共牢之禮
雖三王所作而俎之外器用皆如古者之用陶匏
重夫婦之始也厥明昏禮之明日也盥饋盥潔而
饋食也人之序謂相承代之次序也嚴陵方氏曰

尊夫卑則頰亦卑故曰同尊卑尊卑同故爵齒亦
從夫而己以致其養以齒各曰尊卑故也盥所以
饋所以降自致其養以齒各曰尊卑故也盥所以
卑而為室故自主人之階又曰昏禮之室而為之
女之序在婦則有三代之姑又曰昏禮之室而為
父之序在婦則有三代之姑又曰昏禮之室而為
親此言幽陰之家三曰不舉樂思嗣親也彼言思
經云齋之玄也以其幽思也嗣親也彼言思嗣親
妻賀其有容而已故其辭曰子有容使某羞而
昏為陰義故周官大司馬而為禮教親則民不怨
然則昏之為禮其陰禮也古之制禮者不以吉禮
干凶禮不以陽事干陰禮中而作樂薛方士非之
謂也昔裴嘉有昏會酒中而作樂薛方士非之可
謂知其義矣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爛祭用氣也
尚用氣以用氣為尚也初以血詔神於室次薦腥

肉於堂爛次腥亦薦於堂皆未熟故云用氣此以下至篇末皆言祭禮嚴陵方氏曰血腥爛三者皆然爛之氣不若腥之全腥之氣不若血之幽故其

殷人尚聲其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

牲未殺則未有臭味故云臭味未成滌蕩宣播之意鬼神在天地間與陰陽合散同一理而聲音之感無間顯幽故殷人之祭必先作樂三終然後出

而迎牲於廟門之外此是欲以此樂之聲音號呼而詔告於兩間庶幾其聞之而來格來享也殷人先求諸陽凡聲陽也嚴陵方氏曰殷人尚聲者以未用鬯故也味未成以其自樂始故也臭未成以其蓋出於虛滌蕩之則存乎其人而已樂三闋者以陽成於三故也三闋則樂成矣然後出迎牲所以為尚聲歟然詔告於天地之間則凡在陰陽之間者無不來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求牲致陰氣也

周人尚氣臭而祭必先求諸陰故牲之未殺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以鬯之有芳氣也故曰灌用鬯臭又擣鬱金香草之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以臭而求諸陰其臭下達於淵泉矣灌之禮以圭璋為瓚之柄用玉之氣亦是尚臭也灌後乃迎牲是欲先致氣於陰以求神故云致陰氣也○石梁王氏曰四臭字本皆句絕然細別之鬯灌之地此臭之陰者也蕭炳上達此臭之陽者也亦有義姑從釋文

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炳

炳如

奠

悅反

類音馨 御音香

蕭合鬯 蕤 蕤 凡祭慎諸此

蕭香蒿也取此蒿及牲之脂膏合黍稷而燒之使其氣旁達於墻屋之間是以臭而求諸陽也此是周人先求諸陽之禮既奠謂薦孰之時蓋堂上事尸禮畢延尸於戶內而薦之孰祝先酌酒奠於銅羹之南而尸猶未入蕭脂黍稷之燒正此時也馨香即黍稷也既奠以下是明上文炳蕭之時非再炳也此是天子諸侯之禮非大夫士禮也延平周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皆以宗廟之祭言之也至於天地之祭則天以升煙為主地以薦血為主者百王之堂有虞氏則血與腥爛皆以為祭

遠去聲

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

諸遠者與

詔告也詔祝於室謂天子諸侯之祭朝事之時祝
取牲之腓脰燎於爐炭而入告神於室也坐尸於
堂者灌鬯之後尸坐尸西南面也用牲於庭謂殺
牲也升首於室升牲之首也直祭正祭也祭以薦
孰為正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神主如云薦
歲事于皇祖伯某甫是也索求也求索其神靈而
祭之則祝官行祭于祊也祊有二一是正祭時設

祭于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而祭之詩云祝祭于
祊此則與祭同日一是明日繹祭祭於廟門之外
也於彼於此言神在於彼室乎在於此堂乎或諸
遠人者或遠離於人而不在廟乎尚庶幾也祭于
祊庶幾可求之於遠處乎嚴陵方氏曰詔祝於室
堂即羹定詔於堂用牲於庭即納牲於室
將以用牲故言用升首於室即升首報陽若羊人
祭祀割牲登其首直祭祝于室凡室事是也索祭
祝于祊凡門事是也索即求之曰求而曰索者
以神之散無不之也彼此之間不曰求而曰索者
疑神之遠人然不可舍是以他求也
之旁猶為遠而巳故復祭于祊而繼之以祊在廟前
諸遠者與夫廟門之旁豈實為違人乎故以尚言之
祊之為言倥也所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

倥音諒 祈音祈

遠

相去聲

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

倮遠也承上文求諸遠者而言尸有所俎是主人敬尸之俎也人君嘏辭有富以福言也牲體首在前升首而祭取其與神坐相直也相詔侑也所以詔侑於尸欲其享此饌也尸使祝致嘏辭于主人嘏有長久廣大之義也尸神像當為主之義今以訓陳記者誤耳殺牲之時先以毛及血告神者血

在內是告其幽毛在外是告其全也貴純者貴其表裏皆善也嚴陵方氏曰福而有假之義中庸言其祿故大故曰嘏長也得祿壽以壽其壽故長以符故必以長大言之天保曰降爾遐福此福所謂長也楚茨曰以介景福此福所謂大也

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

齊上六声

臍音律管音僚燔音煩

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臍燔燂燎升

沈音稅齊去声

首報陽也明水沈齊貴新也凡沈新之也

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

齊去聲和也鄭註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

冰醴酒也

有血有氣乃為生物血由氣以滋死則氣盡而血亦枯矣故血祭者所以表其氣之盛也肺肝心皆氣之所舍故云氣主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也祭黍稷加肺者謂尸情祭之時以黍稷兼肺而祭也祭齊加明水謂尸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又加明水之尊也祖考形魄歸地屬陰而肺於五行屬金金水陰也故加肺加明水是以陰物而報陰靈也腍膈腸間脂也先燔燎于爐至薦孰則合蕭與黍稷燒之黍稷陽也牲首亦陽體魂氣歸天為陽此以陽物報陽靈也明水陰鑑所取月中之水洗猶清也沛漉五齊而使之清故云浼齊所以設明

水及浼齊者貴其新潔也凡浼新之也專主浼齊而言故下文又釋明水之義潔著潔淨而明著也自月而生故謂之明周禮五齊一泛齊二醴齊三盎齊四緹齊五沈齊嚴陵方氏曰血腥爛祭用氣也然腥爛之氣不若血之幽氣聚於幽而散於明聚則盛矣故曰血祭盛氣也肺則金於幽之所主也肝心木火氣之所主也陰類也燔燎之代則所司燂氏所取於黍稷地產皆陽之體升者陽之火則皆燂氏所取於黍稷地產也也上言祭下言取互相備爾前曰求此皆報而祭之也主乎人之情報主乎物之理齊縮酌及盎齊曰周官司尊彝之職謂爵齊獻酌醴齊縮酌及盎齊曰周酌以五齊清濁次之則泛齊醴齊縮酌及盎齊曰周而沈齊與盎齊同用之浼齊和之解之也

禮記卷之六十一 禮記卷之六十一 禮記卷之六十一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相去聲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服者服順於親也拜服也謂再拜是服順也稽首為服順之甚肉袒為服順之盡言服順之誠在內今又肉袒則內外皆服矣故云服之盡祭主於孝

士之祭稱孝孫孝子是以祭之義為稱也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不但祭祖與禘而已其祭自曾祖以上惟稱曾孫故云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蓋大夫三廟得事曾祖也上士二廟事祖禘中下士一廟祖禘共之相詔侑於尸也相者不告尸以讓蓋是主人敬尸自致其誠敬盡其嘉善無所與讓也延平周氏曰以天子不可屈之勢而為之稽首肉袒則天下莫不知有尊而亦莫不知有親也蓋先王設教之意常寓於甚微之間○山陰陸氏曰凡祭稽首不意常寓於甚微之間○山陰陸氏曰凡祭稽首以前以素為貴父子之事也非子之事也後以文為貴君臣之事多服臣之事也非子之事也後以文為貴氏曰稱曾孫某者名之也於曾孫曰某則孝孫孝子從可知矣然其序先孫而後子者對祖禘稱之也

其色清明謂之明酌言欲涕醴齊則先用此明酌和之然後用茅以涕之也

醴側眼反

獻音莪

醴酒沈于清汁獻沈于醴酒

醴酒蓋齊也沈涕也清謂清酒也清酒冬釀接夏而成蓋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涕之故云醴酒沈于清以其差清故不用茅也汁獻謂摩挲秬鬯及鬱金之汁也秬鬯中有煮鬱又和以蓋齊摩挲而涕之出其香汁故云汁獻沈于醴酒也。疏曰以事酒涕醴齊清酒涕蓋齊今涕秬鬯乃用蓋齊而不以三酒者五齊卑故用三酒涕之秬鬯尊故

用五齊涕之也

澤音亦

猶明清與醴酒于舊澤之酒也

上文所涕三者之酒皆天子諸侯之禮作記之時此禮已廢人不能知其法故言此以曉之曰涕醴齊以明酌涕醴酒以清酒涕汁獻以醴酒者即如今時明清醴酒涕于舊醴之酒也猶若也舊謂陳久也澤讀為醴醴者醴醴釀之名後世謂之醴酒嚴陵方氏曰醴齊必縮之者以其有濁故必縮而去其滓也醴酒不若醴齊之濁故以清酒沈之而已汁獻右不若醴齊之濁故以清酒沈之而醴齊酒不止於此三者所以裸事用鬱齊朝事用醴齊於此故指是言之此皆古禮後世以舊澤之酒沈

清酒醖酒其理則同○山陰陸氏曰縮酌醴齊也
以茅縮酒之而後酌醖酒也蓋齊以挹之在醖故謂也
執盞凡盞夫言齊以澆水及澆于清然後謂之醖水
而巳齊也謂之汁此及澆于清然後謂之醖水
獻也齊月令曰天時雨汁
之

辟音弭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此泛言祭禮又有此三者之例如周禮所云祈福
祥求求貞祈年于田祖詩言春夏祈穀之類是祈
也報謂獲福而報之祭禮多是報本之義由用也
辟讀為弭如周所謂弭災兵遠罪疾之類由弭者
用此以消弭之也嚴陵方氏曰欲彼之有予也故
帝載莫之祈社稷之類是也因彼之有施也故有

報以反之若豐年之秋冬報良耜之所秋報社稷是
也○延平周氏曰祈也報也人情之所不能免者
節聖人之有以也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
見其所祭者

齊而玄冠玄衣順鬼神幽黯之意且以致其陰幽
之思也見其所祭之精誠之感也親嚴陵方氏曰
則靜陽則動幽則深淺則明天機之動不足
靜天機之淺不足故以極深而哀樂欲思其
宣所以致其思哉故必貴乎以陰幽也君子
象其德齊之服其色若靜而深故也君子
齊必見其所祭之神為鬼而其靜而深故也
齊必見其所祭之鬼

禮記大全卷之十一終

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十二

內則第十二

疏曰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石梁王氏曰此篇於曲禮之義為多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冢宰掌邦治而治國者必先齊家降德者下其德教於民也孝為德之本故首言子事父母之道○石梁王氏曰註分后王作兩字解不通書說命后王君公后王猶言君王天子之別稱也鄭註皆非

記者本意但據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則教典
在所兼統如此亦可解鄭分天子諸侯甚無意義
軍萊曰氏曰內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
衆兆民蓋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
來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為問矣○
陵方氏曰宰冢居六卿之長而以道佐王者也○
道以道之故德乃得而降焉○臨川吳氏曰天子
為天下民之君師治而教之而冢宰六卿之長佐
天子者也降下也謂以人所同得於天之
理立為教法命冢宰降下其德教於衆兆民俾效
而法之也

漱先奏及櫛側髮及 繼所買及

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繼笄總拂髦

綉儒近反

音卑

音卑

冠綉纓端鞞紳搢笏

盥洗手也漱滌口也櫛梳也繼黑緇韜髮者以繼
韜髮作髻訖即橫插笄以固髻總亦緇為之以束
髮之本而垂餘於髻後以為飾也拂髦振去髦上
之塵也髦用髮為之象幼時剪髮為鬢之形此所
陳皆以先後之次櫛訖加繼次加笄加總然後加
髦著冠冠之纓結於頷下以為固結之餘者下垂
謂之綉端玄端服也衣用緇布而裳不同上士玄
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也服玄端著鞞又加紳大
帶也搢插也插笏於帶中鞞以韋為之古者席地
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鞞之言蔽也
在冕服謂之鞞他服則謂之鞞○項氏曰髦者以

髮作偽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繫額上是也

紛敷文及悅音稅

鴈力圭反

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

所佩之物皆足備尊者使令之用紛以拭器帨以拭手皆巾也刀礪小刀與礪石也觶狀如錐象骨為之小觶所以解小結者金燧用以取火於日中者

嚴陵方氏曰雞初鳴咸盥漱者夙興以致其潔也左右皆事也故言用而與傳佩異矣

玦音決

捍音汗

帶音逝

右佩玦捍管帶大觶木燧

玦射者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鈎弦而開弓體也捍

拾也韜左臂而收拾衣袖以利弦也管舊註云筆彊其形制未聞帶刀室也大觶所以解大結木燧鑽火之器睛則用金燧以取火陰則用木燧以鑽火也

嚴陵方氏曰或謂玦即決也以鈎弦而決之且珍飾焉故從玉

偏

即詩所謂邪幅也偏束其脛自足至膝故謂之偏也

屨著綦

著音斫 綦音忌

綦屨頭之飾即紉也說見曲禮著猶施也○朱子曰綦鞋口帶也古人皆旋繫今人只從簡易綴之

同鄭氏曰婦人有纓示有繫屬誤矣何則許嫁已纓擇嫁無所復施既嫁夫說之矣無所復用則事舅姑之衿纓非許嫁之纓也鄭氏曰許嫁之纓蓋以五采為之然則事父母舅姑之纓亦五采歟

燠音郁

養以想反

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

奉上聲

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

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

溫於奮反

苛疥也抑按搔摩也溫承藉之義謂以柔順之色承藉尊者之意若藻藉之承玉然

疴

饘音旃

毛音冒

蕘音楚

秫音述

饘醢酒醢毛羹菽麥蕘黍粱秫唯所欲

饘厚粥醢薄粥也毛羹以菜雜肉為羹也蕘大麻

子

飴音怡

董音謹

苴音古

免音問莧音考修思澆反

棗栗飴蜜以甘之董苴粉榆兔薨修隨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

退

飴錫也董菜名苴似董而葉大榆之白者名粉兔新鮮者薨乾陳者言董苴粉榆四物或用新或用

栗

醢

醢

舊也。滫說文久泔也。滫滑也。滫滫滫之滑者也。凝者為脂。釋者為膏。其之滑之膏之皆謂調和飲食之味也。此篇所記飲食珍羞諸物古今異制風土異宜不能盡曉然亦可見古人察物之精用物之詳也。長樂劉氏曰及所下氣怡聲恐驚其寐也問氣弗寧也抑謂按摩之搔謂抓撓之皆所以撫恤衰病而一出於敬不敢所以為儀也父母出入則或先或後敬扶持之相其所以順其心以進之也又後而問其意之所欲食者則敬順其心以進之也。色以溫之芬芳其意以奉之庶其親喜而不之厭也。孝子之事親也必養其志常使歡欣樂其子之能養則非如是莫之致矣。嚴陵方氏曰所即寢室下氣則不盈怡聲則不厲問衣之與將微之使清也問衣之寒將加之使溫也己發而傷者疾也宜通而塞者痛也體煩而為苛氣靈而生養疾也則抑按苛塞則搔爬或先以引之或後以隨之左右扶持之如是而養可謂至矣然苟不以敬何以

別於犬馬故每以敬言之沃盥以水沃之而少者以之奉水者逸故長者以之沃盥以水沃之而少者以之奉色所以通人己之情也。色美自菽以下其性其味各不同故唯父母舅姑之所欲順其所欲而進之也。棗栗飴蜜故曰母舅姑之物官所謂調以耳者此也。董萱枌榆四者常用之。曰以滑之周官所謂調以滑者此也。脂膏以膏之。周官所謂膏香膏腴之類者此也。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則以知集得所故先後之序如也。自下則氣怡聲而體也。故先後之序如也。冠去聲

男女未冠笄者鷄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禮記卷之六

孺雅也幼少之稱程氏曰
孺者親慕之意小兒親
慕父母謂之孺子

總角總聚其髮而結束之為角童子之飾也容臭
香物也助為形容之飾故言容臭以纓佩之後世
香囊即其遺制昧晦也爽明也昧爽欲明未明之
時嚴陵方氏曰後言男角女羈此蕪男女而止曰
佩用而止佩臭者示未能即事也具謂膳具幼者
於視膳之事未能專之也特可以佐長者而已
朱子曰註言佩容臭為迫尊者蓋為恐身有穢氣
觸尊者故香物也

簞徒點及灑所買及婦去声

凡內外鷄初鳴咸盥漱衣服歛枕簞灑掃
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
唯所欲食無時

古人枕席之具夜則設之曉則歛之不私褻之
用示人也嚴陵方氏曰歛則收而藏之必歛枕簞
塵而去之室堂及庭則自用故也灑掃則用水以歛
以待尊者之行各從其事若女服事于內男服
事于外之類是矣早寢則未與乎日入之夕起晏
則未與乎昧爽之朝唯所欲食無時則以弱而未
勝其制節且養
之不可不備也
上上声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
旨其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
旨其

慈愛也謂敬愛其親故以旨其之味致其愛各從

其事者各治其所當為之事也晚朝為夕○鄭氏

曰異宮崇敬也張子曰古者有東宮西宮有南宮

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疏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

數同之小庖則異之不為害又異宮乃容子得伸

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嚴陵方氏曰尊卑之際

辨則敬同則衰故父子坐不同席居必異宮所以

致其敬也然責貴者其禮宜詳責賤者其禮宜略

故由命士以上然後父子異宮也周官典命子男

之士不命士則士固有不命者矣朝覲曰朝夕見曰

禮也○長樂劉氏曰不有旨肆以達其慈則曷異

於無祿也

奉上聲

鄉去聲

衽音稔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
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歛席

與簞縣衾篋枕歛簞而禡之

縣音玄

篋結叶反

獨音獨

將坐且起時也奉坐席而鋪者必問何向衽卧席

也將衽謂更卧處也長者奉此卧席而鋪必問足

向何所牀說文云安身之几坐非今之卧牀也將

坐之時少者執此牀以與之坐御待者舉几進之

使之憑以為安卧必簞在席上且起則歛之而簞

又以禡韜之者以親身恐穢汗也衾則束而懸之

枕則貯於篋也長樂劉氏曰侍父母舅姑行遊於

請欲何向也將憇而卧於他所則長者奉席而前

請衽欲何趾也將憇而不敢斥言其首敬之至也坐卧所

將興也。凡席之徹，衾枕之歛，則幾者尸之，不必于婦也。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履祗

敦音對

厄音支

匝音移

餽音俊

敬之，勿敢近。敦，年厄匝，非餽莫敢用。與恒

傳移也。謂此數者，每日置之，有常處。子與婦不得輒移置他所也。近，謂挨偏之也。敦與年皆盛黍稷之器，年讀為整，土釜也。此器則木為之，象土釜之形。耳，卮酒器。匝，盛水漿之器。此四器皆尊者所用。子與婦非餽，其餘無敢用此器也。與及也。及，尊者

所常食飲之物。子與婦非餽，餘不敢擅飲食之也。

慶源輔氏曰：凡此所以養其孝心也。孝人心之所固有，後世禮教不明，目就銷鍊，有不自知者矣。若夫動容周旋中禮者，則又成德者之事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餽，既食恒餽。父

沒，母存，冢子御食。群子婦佐餽，如初。旨，其

柔滑孺子餽。

佐餽者，勸勉之使食，而後餽其餘也。既食恒餽者，盡食其常食之餘也。御食，侍母食也。如初，如父在

時也。山陰陸氏曰：謂之恒餽，則著以其美者孺子

慶源輔氏曰：言群子婦佐餽，不言冢婦不預也。○故冢子御食，為御侍也。言街至矣。群子婦佐餽，如

初然後可以至於無窮。昔其柔滑孺子餒者所以
慈幼也。養老慈幼於是有為至

唯上聲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

歲於月及噫於界及噫音帝咳苦愛及跛彼義反睇音第垂吐卧反洩音替

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噫咳

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洩

應之辭唯為恭噦嘔逆之聲也莊子大塊噫氣詩

願言則噎咳嗽聲也氣乏則欠體疲則伸偏任為

跛依物為倚睇視傾視也洩自鼻出者

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

撮音鰲

見音現

不涉不撮襲衣衾不見裏

襲重衣也袒與裼皆禮之敬故非敬事不袒裼也

不因涉水則不揭裳不見裏為其可穢

咳則聲為不恭欠伸跛倚睇視則貌為不恭唾洩

則聲貌俱為不恭矣故每不敢為也寒不敢襲癢

見音現

漱平声

父母唾洩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

辟胡管反

統音見反幼女陳反

綴音拙

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

唾洩不見謂即刷除之不使見示於人也漱澣皆

洗濯之事和灰如今人用灰湯也以線貫箴為紉嚴陵方氏曰子之於親也衣而寒燠則問之體之苛癢則搔之而於已則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以至父母之唾洩不見而已則寒不敢唾洩不敢其所以愛親之心可謂至矣

燂詳庶友

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

燂音翻 醜音悔

燂請醜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實共

帥時

燂温也潘浙米汁也醜洗面也共帥時皆循是禮也慶源輔氏曰應唯無二志也敬對無隱情也進也退敬齊無不敬也非精神篤志何以至此應以

唯敬矣對以敬忠矣唯誠身所以故敏故忠至於進退周旋慎齋誠之至也誠身所以不安也親而敬親所以敬為之也袒裼擻衣恐親之不見人情所不欲見也請澣漱請補綴請則容有不許然必先備灰與箴而後請敬之至也簡者為之則必得請而後備矣沐不言請省文也循是而行之固無不有至者矣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男正位乎外不當乎外而言內庭之事女正位乎內不當乎內而言捆外之事惟喪祭二事乃得以器相授受者以祭為嚴肅之地喪當急遽之時乃

無他嫌也非此二者則女必執篋使授者置之篋中也皆坐男女皆跪也授者跪而置諸地則受者亦跪而就地以取之也嚴陵方氏曰女受以篋則及男者受陰事女以受為正故也奠謂定之於地也以於地故言皆坐坐亦跪也與曲禮言坐而遷之同義○有問避嫌是言宋子曰合避處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簞季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男女授受不親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合避處

通音通

外內不共井不共溷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

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嘯如字

溷浴室也不嘯不指謂聲容有異駭人視聽也

讀嘯為叱今詳嘯非家庭所發之聲宜其不可叱

或有當發者如見非禮舉動安得不叱以儆之乎

讀如本字為是擁猶障也由右由左見王制長樂劉氏

曰外內不共井嫌同汲也不共溷浴嫌相褻也下通寢席嫌相親也不出惡交於外也外言不入惡交

於內也禮當入內嘯則涉乎異也指則涉乎覘也

有燭則行夜有不可得而巳也無燭則止行則涉

於不明也道路之法其右以行男子其左以行女

尤所不可通故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與曲禮所言同。擁蔽其面者。惡外有所襲也。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

子而孝。父母必愛之。婦而敬。舅姑必愛之。然猶恐其恃愛而於命。或有所違也。故以勿逆勿怠為戒。

宋子曰。勿逆勿怠。此謂不可變節。以傷尊者。平日慈愛之心也。○東萊呂氏曰。既孝敬矣。何必戒其逆怠。蓋孝敬之人。事親至於與親相忘。則慢心易生。恐或至於逆怠。故在所戒。

飲去声

食音嗣

孝音考

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

嘗而待服而待。皆謂俟尊者。察其不耆。不欲而改命之。則或置之。或藏去。乃敢如已意也。

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

尊者任之以事而已。既為之矣。或念其勞。又使他人代為已意。雖不以為勞。而不欲其代。然必順尊者之意。而姑與之。若慮其為之不如已意。姑教使之。及其果不能。而後已復為之也。
慶源輔氏曰。既代之已。雖不欲人代已。然不可不順父母之命。故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者。終以身親之也。○徐而待之。則親知其果非所安。而不可強也。如已。

以事而又代之以人亦姑與而姑使之待夫人之
果不克勝而後復之亦不敢辭其難也是非故為
矯情蓋委曲以行其意雖至親之間亦有不
直遂者必如是以
而後無所拂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

數音朔

數休之

謂雖甚愛此子婦而不忍其勞然必且縱使為之
而寧數數休息之必使終竟其事而後已不可以
姑息為愛而使之不事事也

教音叫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

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
焉

庸用也怒之譴責之也不可怒謂雖譴責之而不
改也雖放逐其子出棄其婦而不表明其失禮之

罪示不終絕之也嚴陵方氏曰子婦有勤勞之事則

彼共為子婦之戕而吾不可以愛之而寧數休之則

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則為傷恩故也○慶源輔氏

息之愛也子婦放逐未孝未敬勿庸疾怨是存父母之

之心也子婦放逐未孝未敬勿庸疾怨是存父母之

護故放出而心勇姑待婦以禮雖彼有過猶欲遮
自子婦有勤勞之事而下勉子婦之過○金華應氏曰自

婦也。兩者交盡其道而孝慈之權交結而不可解矣。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者不入

說音怗 復扶又反

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

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

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疏曰孰諫謂純熟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

目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孰者反復純熟之謂不諫是陷其親於不義得罪於國州里等而上之諸侯而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而撻之猶不敢怨况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

敬起孝敬孝之外豈容有他念哉豈容一息忘哉是說也聖人著之論語矣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事親者當合二書而思焉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

婢子賤者之所生也若及也或也沒身終身也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

衣服飲食由執事母敢視父母所愛雖父
母沒不棄

由自也不敢以私愛違父母之情故也
嚴陵方氏曰於父母所愛之事猶若是况父母之身乎父母沒猶不棄况父母之存乎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
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
衰

宜猶善也大戴禮婦有七出不順父母一無子二淫三妬四惡疾五多言六竊盜七三不去有所受

無所歸曾經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應氏曰婢子賤微而可遺庶孽賤微而可忽然父母有所鍾愛焉非特加愛而又當加敬可也然婢子庶孽是固所當聽命至於妻妾之切近乎吾身者而亦不敢不聽焉妾雖吾所甚愛不敢與父母所愛者敵妻雖吾所甚宜不敢以父母不悅而留苟父母以為善子之情雖替而夫婦之禮不可不行知有親而不知有已也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
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沒則姑
老家婦所祭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
於家婦

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然長婦猶不敢專行，故祭祀賓客之事，必稟問焉。介婦，眾婦也。嚴陵方氏曰：將者，萌其始之謂。果者，成其終之謂。夫君子之心，將有為也，不

必盡善，以能有所思，故不善終不成焉。小人之心，將有為也，非盡不善，以不能有所思，故善終不成焉。然則善不善亦在乎思，不思果不果之間而已。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

石梁王氏曰：友謂當作敢者是。○劉氏曰：使以事

使之也。母禁止辭不友者，不愛也。無禮者不敬也。言舅姑以事命冢婦，則冢婦當自任其勞，不可怠於勞而怨介婦不助已，遂不愛敬之也。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

劉氏曰：敵耦者，欲求分任均勞之意。言舅姑若以

事使介婦為之，則介婦亦當自任其勞，不可謂已

與冢婦為敵耦，欲求均配其勞也。慶源輔氏曰：舅

年計之也。有婦則可以傳家事矣。然至於祭祀賓客禮之大者，亦必請於姑。然後從事。夫然後婦姑各得其宜。介婦不敢敵耦於冢婦，必如是而後冢婦之志行而家事宜矣。

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又言介婦之與冢婦分有尊卑，非惟任事毋敢敵

耦，亦且不敢比肩而行，不敢並受命於尊者，不敢

並出命於卑者。蓋介婦當請命於冢婦也，坐次亦

必異列。嚴陵方氏曰：婦人以從人為事，故冢子之妻謂之冢婦，猶之宗子之妻謂之宗婦也。

舅姑使冢婦毋怠者不以居長而敢自怠也毋敢敵耦於冢婦者兩相抗為敵而相合為耦言事之勞逸不敢與冢婦均也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

女由許六反

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鄭氏曰家事統於尊也

嚴陵方氏曰私室即婦室也其視舅姑之室若公所故也舅沒冢婦唯祭祀賓客之事則請於姑爾其餘則否也子婦無私貨以至不敢私與以家事統於尊故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蒞蘭則受

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

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

或賜之謂私親兄弟也蒞蘭皆香草也受之則如新受賜不受則如更受賜孝愛之至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待之待尊者之乏也

復扶又反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故即前者所獻之物而舅姑不受者雖藏於私室今必請於尊者既許然後取以與之也

嚴陵方氏曰獻諸舅

始者不敢私受人故也請其故賜而後與之者不
敢私與人故也○慶源輔氏曰姑嚴則婦賢凡此
非特舅姑之便其侍乃所以成婦之德也自事則
私事大小也必請於舅姑無所隱也私貨謂不請
於舅姑而專有之者喜如新受賜人以私與已得
以獻諸舅姑其喜一也始也人賜之今也親賜之
又藏以待之其心終一也於舅姑也必請其故非誠
於無私畜不私與者不能如此也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

舍去声

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

約入

疏曰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
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婦

敢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
而后服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
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
族

猶若也謂子弟中若有以功德顯榮而蒙尊上歸
遺之以器用衣服等物則必獻其上等者於宗子
而自服用其次者若非宗子之爵所當服用而不
可獻者則已亦不敢服用之以入宗子之門也加
高也嚴陵方氏曰大傳曰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
廟嚴則祇事宗子宗婦乃所以嚴宗廟而已

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眾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者不敢以友臨宗也。加於父兄宗族，與獻子加於人一等之加同。蓋彼賤而我貴，彼貧而我富，而我以貴富服御入其門，則是以貴富而賤也。

若富則具一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

賢猶善也。齊而宗敬謂齊戒而往助祭事以致宗廟之敬也。私祭祖禰則用二牲之下者。

嚴陵方氏曰：終事而後敢私祭者，蓋宗之親為正統已之親為旁出也。正統之有祭公義也，旁出之有祭私恩也。終宗子之事而後敢私祭，則是不以旁出先正統，不以私恩勝公義也。慶源輔氏曰：不以貴富入宗子者，此不專為宗子於父兄宗族皆不可也。前言人而後言鬼事於鬼事而如此，然後為至者，其所以處

宗子者當如此，則宗子之所以自處者當如何。

稽疋上声 稽音疑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稭稊

飯之品有黃黍稷稻白粱白黍黃粱凡六。其穀熟而獲之則曰稭，稊是歛縮之名。以生穫故其物縮歛也。此諸侯之飯。天子又有麥與苽。

目諸膳之品

膳脚腫臄醢牛炙

脚音香 腫音熏 臄音曉 炙音括

脚牛臄腫羊臄臄豕臄皆香炙之名也。醢字衍當。刪牛炙多牛肉也。此四物為四豆共為一行。嚴陵方氏曰：飯者食之本，然製造之齊無他焉。反其生孰之而已。自黍稷而下皆言其材也。牛曰脚，脚也。土玄音

臄黑各切肉愛也。王逸曰：有菜曰臄，無菜曰臄。師古曰：愛與臄音同。臄菜徐曰：愛以菜為主，臄以肉為主。

也羊曰燠熏也火畜也豕曰
曉水畜也皆以其氣臭名之
裁側吏反

醢牛裁醢牛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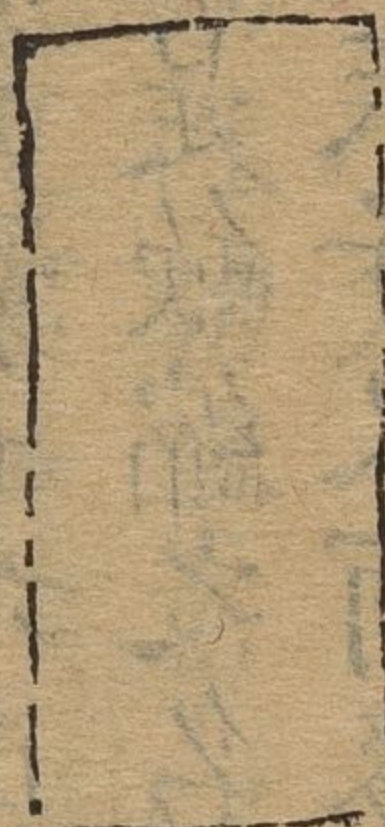
醢肉醬也牛裁切牛肉也并醢與牛膾四物為四
豆是第二行

羊炙羊裁醢豕炙

此四物為四豆是第三行

醢豕裁芥醬魚膾

此四物為四豆是第四行共十六豆下大夫之禮
也山陰陸氏曰炙小肉也
也裁大肉也膾腥肉也



雉兔鶉鷄

音厚音晏

此四物為四豆列為第五行共二十豆則上大夫
之禮也

目諸飲之品重平声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或

醴音移

醴音倚力暫反

以醢為醴黍醢漿水醢濫

醴者稻黍梁三者各為之已沛者為清未沛者為
糟是三醴各有清有糟也以清與糟相配重設故
云重醴蓋致飲於賓客則兼設之也以醢為醴釀

粥為醴也黍醴以黍為粥也漿醋水也醴梅將水也
濫雜糗飯之屬和水也

酒清白

清清酒也祭祀之酒事酒昔酒俱白故以白名之
有事而飲者謂之事酒無事而飲者名昔酒

糗契九反餌音一醴自於反

羞糗餌粉醅

周禮羞邊之實糗餌粉餐此醅字當讀為餐記者
誤耳許慎云餐稻餅也炊米搏之粉餐以豆為粉
糗餐上也糗炒乾米麥也搏之以為餌蓋先屑為

粉然後溲之餌之言堅潔若玉珥也餐之言滋也

山陰陸氏曰清清酒若今煮酒白昔酒事酒若今
生酒糗餌粉餐謂之羞則以甚美故也

食蝸醢而苾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

和去聲耳慘思散反羹音了

犬羹兔羹和糝不蓼

此言進飯之宜蝸與螺同苾雕胡也脯羹折脯為
羹也稌稻折稌謂細折稻米為飯也此五羹者宜
以五味調和米屑為糝不須加蓼故云和糝不蓼也

濡音日而

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實蓼濡魚卵醬

卵音鯢

實蓼濡鼈醢醬實蓼

濡讀為脰烹煮之也脰豚者包裹之以苦菜而實蓼於腹中此四物皆以蓼實其腹而煮之也卯醬魚子為醬也三物之用醬蓋以調和其汁耳

暇丁女反

蚘音垢

暇修蚘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

卯力管反

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

暇脩見前蚘醢以蚘蚘子為醢也謂食暇脩者以蚘醢配之食脯羹者以兔醢配之餘倣此麋鹿之

大者膚切肉也麋腥生麋肉也諸菹也桃梅皆為

菹藏之欲藏必令稍乾故周禮謂之乾菹食之則

和以卵鹽大監形似鳥卵故名卵鹽也長樂劉氏曰二十有

六物士庶不可得而倫之也偶其有者則如此法以制之凡為人子婦者預當知之以敬於祭祀則鬼神享之以奉於燕飲則賓客樂之以饌於尊親則衰病宜之其在教也為婦功焉聖人所以致婦女於孝敬惜衰老於充肥者其道如是也

食音嗣齊去聲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

飲齊視冬時

鄭氏曰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也嚴陵方齊則黍稷稌梁之類是也羹齊則雉兔雞犬之類是也醬齊則醢醢醢之類是也飲齊則水漿醴

涼之類
是也
和去声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

滑甘

酸苦辛鹹木火金水之所屬多其時味所以養氣
也四時皆調以滑甘象土之寄歟延平黃氏曰四
強春欲木強夏欲火強秋欲金強冬欲水強其勢
少弱則他氣乘之矣五行之於四時如此則五藏
之於四時可不一時則致其強哉是故春多酸則
木之於四時可不一時則致其強哉是故春多酸則
皆然而強之夏多苦則助火而強之秋多辛則助
載四行夫運之四味均於四時者土之為物也是
士屬也其土味也寓於四味而調之所以養土養脾而
後脾能運是四味也寓於四味而調之所以養土養脾而
乎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鴈宜麥魚
宜苽

上云折稌犬羹兔羹此云牛宜稌者上是人君燕
食以滋味為美此據尊者正食而言也長樂劉氏
溫故飲比春時羹汁宜熟故比夏時醬齊宜涼故
秋時飲比春時羹汁宜熟故比夏時醬齊宜涼故
化而難傷矣春冷夏熱秋比冬時由是氣飲食則
品彙聖人順天辛地而冬行氣也欲其地化則成
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以助乎五行也
成其氣以助乎五行也
減者以少壯言也
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鴈宜麥魚
獨於味為宜實亦於
人有補焉

脂音渠 繡音樓 臊音騷

禮記卷之八

二十四

春宜羔豚膳膏臠冬宜鮮羽膳膏臠

麋音迷

鮮音仙

牛膏臠犬膏臊鷄膏腥羊膏羶如春時食羔豚則

剪之以牛膏故云膳膏臠也餘倣此膳乾雉鱠乾

魚麋鹿子鮮生魚羽鴈也舊說此膳所宜以五行

衰王相參及方氏燥濕疾遲強弱之說今皆略之
嚴陵方氏曰羔豚羊豕之小者方春品物之小故
以少者為宜也鱠者魚之小者而可嘗之也雖饋
故以少者為宜也鱠者魚之小者而可嘗之也雖饋
與麋皆得嘗之矣冬則物成而可嘗之時故雖饋
飛與麋皆得嘗之矣冬則物成而可嘗之時故雖饋
所生五行之皆所得以進之矣○王曰可嘗之味不
調一氣之不順則疾癘得以乘而先王乘時之不

消息因理之盈虛以節飲食以養性命春行糕豚
秋行饋麋所以順陰陽之中氣夏行膳膳冬行鮮
羽所以順陰陽之正氣也

麋具倫反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鹿脯麋鹿田豕麋

軒音憲

皆有軒雉兔皆有芼

疏曰麋鹿田豕麋皆有軒者言此等非但為脯又

可腥食腥食之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

皆有軒不云牛者牛惟可細切為膾不宜大切為

軒雉兔皆有芼者為雉羹兔羹皆有芼菜以和之

○鄭氏曰軒讀為憲憲謂藿葉切也

鷓音安翅音李

栢音而 菱音陵 椹音矩

柿音侯

爵鷓蝮范芝栢菱椹棗栗榛柿瓜桃李梅

杏楂梨薑桂

側加友

蝮蟬范蜂芝如今木耳之類栢韻會註云江淮呼小栗為栢栗菱芰也椹形似珊瑚味甜美一名白石李○鄭氏曰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長樂劉氏曰自牛脩至此凡三十有一以備乎老者之所欲也和氣可以脯可以藏以儲之亦子婦所以盡於孝敬也燕音宴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
載庶人者老不徒食

因上文言人君燕食之物而言大夫燕食士不貳羹載亦謂燕食也徒猶空也不徒食言必有饌○
疏曰若朝夕常食則不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嚴陵方氏曰燕食謂燕饗之食也膾脯蓋也故不得兼之言大夫然闕一不可特知羹載者食之配士雖降於大夫然闕一不可特不貳之而已言士如此則大夫貳之可知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藟脂用
葱膏用薤三牲用穀和用醯獸用梅

薤胡介反 藟音殺和 去声

芥芥醬也肥凝者為脂釋者為膏三牲牛羊豕也
 菽菜萹也和用醯以醢和三牲也獸用梅以梅和
 獸也嚴陵方氏曰葱以氣達為忽芥以味辛為介
 食性之介者故膾用二物以和之非秋物方成故宜
 久蕪味辛而氣能散溫而生固春所宜也辛而散
 固秋所宜也故豚用二物以和之辛以散其毒焉
 者氣未始無毒三牲必散之者以肉體特大故用
 芥蕪之味非不辛然必用菽者能殺蟲故也和用
 醯謂三牲也荀子曰醢酸而納聚書曰若作和羹
 爾惟鹽梅蓋醢與梅皆酸也和之以此收其味而
 已然牲用醢獸用梅者亦各以其類而已

音如酸亮亮反

音防音序

鷄羹如鴉醜之蓼魚鱖丞雛燒雉薺無
 蓼

鴉不為羹惟丞煮而已故不曰羹此三味皆切蓼
 以雜和之故曰醜之蓼魚鱖二魚丞而食之故曰
 魴鱖丞雛鳥之小者燒熟然後調和故云雛燒雉
 則或燒或丞或以為羹皆可薺謂香草若白蘇紫
 蘇之屬也言丞魴鱖燒雛及烹雉皆調和之以香
 草無用蓼也山陰陸氏曰魴鱖弱魚也烹或易爛
 用蓼耳無蓼直無蓼也

去上声

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鬼去

屍

苦刀反

屍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

此九者皆為不利於人。雞鬣伏乳者，魚體中有骨如篆乙之形，去之為鯁人也。醜竅也，或云頸下有骨能毒人。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

撰須充及

相側加反

楷洛官反

桃曰膽之，相梨曰攢之。

說者剥除其筋膜，作者搖動之以觀其鮮鱗。一作猶斲也，謂削其鱗，棗則拭治而使之新潔，撰猶選也。栗多蟲蝨，宜選擇之。桃多毛，拭治令青滑如膽攢之者，鑽治其蝨處也。此皆治擇之名。

牛夜鳴則膚羊冷毛而毛毳羶，狗赤股而躁

音由

音零

昌銳反

躁

音騷

臊鳥臙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

睫音捷

般音班

漏平聲

黑脊而般臂漏

牛之夜鳴者，其肉腐臭。羊之毛本稀冷，而毛端毛毳結者，其肉羶氣。狗股裏無毛，而舉動急躁者，其肉臊惡。臙色，色變而無潤澤也。沙，嘶也。鳴而其聲沙嘶者，鬱謂腐臭也。望視，舉目高也。交睫，目睫毛交也。腥，讀為星，肉中生小息肉如米者也。般臂，前脛

毛斑也。漏讀為螻，謂其肉如螻蛄臭也。牛至馬六物若此者皆不可食。嚴陵方氏曰：夜鳴謂非特而矣。故以赤言之。躁則言其性之不靜。鵠言如鹿之色。白沙鳴之悲涼者。豕俯首以食。首俯則下視。曰望視。曰首昂矣。交睫目毛以長。故曰般臂。衆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鴉、胖、舒、鳧、翠。

鵠音保，與音郁。

鴉子嬌反，胖音判。

雞肝、鴈腎、鵠、奧、鹿胃。

舒鴈，鵠也。翠，尾肉也。胖，脅側薄肉也。舒鳧，鴨也。鵠似鴈而大，無後指。奧，脾也。藏之深奧處也。此九物亦不可食。嚴陵方氏曰：握，手一握也。尾不盈握，則形未成。故弗食。言此弗食，則下陳

者可知。知○王氏曰：天產之物，所以資氣體之養者也。所稟之氣，一有不和，則資其味者疾，或乘之而至於為害不少矣。每物而辨，則膳修之用無陰陽偏騰之氣，而氣體之養賴之而安矣。

軒音憲。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曰麋鹿魚為

辟音壁。

宛音苑。

菹。麋為辟，雞野豕為軒，兔為宛，脾切葱若

薤，實諸醢以柔之。

細縷切者為膾，大片切者為軒，或用葱或用薤，故云切葱若薤。肉與葱薤皆置之錯中，故云實諸醢。浸漬而熟則柔軟矣，故曰柔之。○疏曰：為記之時

無菹軒辟雞宛脾之制作之未審舊有此言記者承而用之故稱或曰其辟雞宛脾及軒之名其義未聞

嗣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

羹與飯常日所食故無貴賤之等差秩常也五十始命未為甚老故無常膳七十有閣則有秩膳矣閣以板為之所以度飲食之物
嚴陵方氏曰食為用者也唯稱有無隨其所宜不制豐殺而預為之等雖然此特自諸侯以下而已若夫四海之奉一人之尊又安得無等乎所以言諸侯以下也前言

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

坵丁念反

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坵一

疏曰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厨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厨宜稍近故於房中惟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卑而無嫌故亦於夾室而三閣士卑不得為閣但於室中為土坵以度食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三者豕魚腊也
嚴陵方氏曰夾室以自是

而達於外故謂之達必於夾室者遠庖厨之義也
自諸侯而下則有遠近之殊多少之別者尊者詳
卑者畧尊者隆卑者殺故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

食音嗣

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
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
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
人受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二膳八十
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貳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

絞音文給其鴉反

唯絞紿衾冒死而後制五十始衰六十非
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
十雖得人不得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
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
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

從去声

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

與去声

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

側皆反

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

上上声

衰音催

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為喪凡

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

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

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

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

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

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

呼音白羽

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呼而祭

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此一節並說見王制山陰陸氏曰王制主國故先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內則主家故先言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後言養國老於上庠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

忠養之養當從去声

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

樂音洛

樂其心喻父母於道也不違其志能養志也飲食

子之身也嚴陵方氏曰怡聲而問所以樂其耳也

安其寢也省於晨所以安其處也以其飲食忠養

之者蓋養親之道雖非即飲食以忠養之而巳夫養

食以能為君子何口體養之亦曰忠養之而巳夫養

矣○西山真氏曰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父

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况人乎哉

姑舉其近者言之若兄弟吾父母之所愛也若吾

其可以近者言之若兄弟吾父母之所愛也若吾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

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
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憲法也養老之禮五帝之世主於法其德行而已
至三王之世則又有乞言之禮焉惇史所以記其
惇厚之德也三王亦未嘗不法其德行然於乞言
之際其禮微畧不誠切以求之故云微其禮然亦
皆有惇史焉○方氏曰五帝之憲也而老者亦未
嘗無言要之以德為主耳故曰有善則記之蓋可
記者言故也三王之乞言而老者未嘗無德要之
以言為主耳故曰三王亦憲
東萊呂氏曰五年之貴
乎天下又矣五帝三

王皆尊德尚齒然五帝三王養老之禮雖同憲與
乞言不同蓋道有升降風氣有厚薄所以如此五
帝憲則是是瞻儀容視起居不與有乞言之禮蓋當
時風氣未開人情淳厚朝夕與老者親炙其仁義
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觀感不言之際三五不及
五帝所以有乞言之禮比之於觀瞻不言之中氣
味稍薄
之純反故音教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

淳沃也熬煎也陸稻陸地之稻也以陸稻為飯煎
醢加于飯上又恐味薄故更沃之以膏此八珍之
一也

淳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

母音模

食音嗣

疏曰毋是禁辭非膳羞之體故讀為模象也蓋法象淳熬而為之但用黍飯為異耳此八珍之二也

炮取豚若將割之剗之實棗於其腹中編

音直子餘反 謹音斤 乾音千聲音百

萑以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

去上声 皝音展 擗音酒反 所九反 醢音移鑊音郭反

濯手以摩之去其皝為稻粉糝溲之以為

醢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

鼎鄉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

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醢醢

此珍主於塗而燒之故以炮名牂牡羊也剗之剗之殺而去其五藏也萑蘆葦之類直棗也謹讀為堊說文粘土也擘之者擘去乾塗也濯手以摩之去其皝謂擘泥手不淨又兼肉熱故必濯其手然後摩去其皝膜也糝與前章滌滷之滌同以稻米為粉滌溲之為粥若豚則以此粥敷其外若羊則解析其肉以此粥和之而俱煎以膏滅沒也謂所用膏沒此豚與羊也鉅鑊湯以大鑊盛湯也脯解析之薄如脯也鄉脯香美此脯也脯在小鼎內而

小鼎則置在鑊湯內湯不可沒鼎沒鼎則水入壞
脯也母絕火微熱而已不熾之也至食則又以醢
與醢調和之此八珍之三四也

丁老反

收音每

擣珍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必胾每物與半

捶主聲反

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熟出之去其醃柔

其肉

胾夾脊肉也與牛若一謂與牛肉之多寡均也捶
擣也反捶之又側捶之然後去其筋餌既熟乃去

其醃腹而柔之以醢醢此八珍之五也

漬音自

音尖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

音脊

音何

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醢醢

絕其理橫斷其文理也湛亦漬也期朝今日旦至明
日也醢梅漿也此八珍之六也

為熬捶之去其醃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

漚所音反

鹽去声

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

之施麋施鹿施麇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歆乾肉則捶而食之

此肉於火上為之故名曰熬生擣而去其皴膜然後布於編萑之上先以挂薑之屑灑之次用鹽釋謂以水潤澤之也此八珍之七也

思成反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

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

三如一謂三者之肉多寡均也稻米二肉一謂二

分稻米一分肉也此即周禮糝食

音聊

音蒙

肝管取狗肝一幪之以其管濡炙之舉焦

其管不蓼

舉皆也謂炙管皆熟而焦食之不用蓼也此八珍之八記者又不依次故間雜在糝食醢食之間

觸音觸

取稻米舉搔漉之小切狼臄膏以與稻米

為醢之然反

狼臄膏狼胸臄中之膏也此蓋以滌漉稻米之粉

篋簾席褥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

之

獨音獨

施加見曲禮植者曰揮橫者曰施揮施同類之物
施以竿為之故鄭云竿謂之施餘見前
臨川吳氏曰既言外內男女
為然雖夫夫婦婦得相親者亦然不但共揮施亦不
共篋筭夫婦且如此則非夫婦者其明微厚別又
當何如○山陰陸氏曰施有篋筭席有獨皆器而
藏之不言枕言枕篋不言席言筭席獨熯瀆也即
父母舅姑不熯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

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
澣慎衣服櫛縱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履雖
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
敢當夕與去声齊側皆反
漱平声澣音院

櫛縱以下說見篇首角字衍天子之御妻八十一
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
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五日
之御諸侯制也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媵各有
姪娣此六人當三夕次二媵當一夕次夫人專一

夕凡五日而徧也當夕當妻之夕也長樂劉氏曰夫婦雖未七十同藏未有可嫌者聖人制禮以為天下之禮敬則為先焉夫婦身先如此者以男女力行于外之禮敬則為先焉也夫用有情之難行正人情之易制也嚴陵方氏曰將御者必齊漱澣者則所以易制也○嚴陵方氏服飲食必後長者蓋不以賤廢尊也上下之道故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者所以避上僭之嫌也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

正寢在前燕寢在後側室者燕寢之旁室也作動作之時也姆女師也慶源輔氏曰當產而辟燕寢復有驕其夫之意哉夫使人日再問之者愛而不失於伊敬而不失於疏妻不敢見雖病不敢忘禮使姆衣服而對雖病不敢失禮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孤弓也帨佩巾也以此二物為男女之表負抱也

嚴陵方氏曰設弧於門左蓋左者天道所尊設帨於門右右者地道所尊必曰設者方男女之生其於孤帨有可用之道而未能有用之實也古之人重男女之生又重男女之別非特見於孤帨而已男則寢於牀之尊女則寢於地之卑其衣之也男以書服之裳女以夜服之裼其弄之也男以所有

事之璋女以所有事之瓦
按如字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
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
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
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

食音嗣

夫之妾使食子

接以大军者以大军之禮接見其子也宰宰夫也
掌具掌其設禮之具也卜士負之者卜其吉者而

使之抱子也詩承也儀禮言尸酢主人詩懷之亦
承義射天地四方者期其有事於遠大也保保母
也受乃負之受子於士而抱之也孟士之負子特
為斯須之禮而已宰既掌具故以醴禮負子之士
仍賜束帛以酬之食子謂乳養之也今按此言世
子生接以大军特言其常禮如此耳下文又言接
子擇日則亦或在始生三日之後也鄭氏謂食其
母使補虛強氣讀接為捷而訓為勝其義迂方氏
讀如本字今從之慶源輔氏曰大軍牲之大也大
下凡接子可知士之負子斯須而已必醴而賜之
者我所重在子也醴士而不及射人士負我者則射
人我非使也固不可同矣諸母則擇之乳母則射
之者豈非情性之發尚猶可見而氣血之相宜有

不可知者耶○嚴陵方氏曰射之為道此男子之所當為者故士使之射且示其有志然桑蓬其用之義以見雖則使人代之以射且示其有志然桑蓬其用之義以見雖者蓬非矢材之勁者然則桑蓬其用之義以見雖有其志未備其事而成人有漸也

凡接子擇曰冢子則大宰庶人特豚士特承大夫少宰國君世子大宰其非世子則皆降一等

冢子大宰謂天子之元子也嚴陵方氏曰擇日卜○山陰陸氏曰據上庶人特豚應云國君大宰今曰國君世子大宰為其接以大宰同於王也是以盛言之盡其詞焉爾且言冢子則大宰庶人特豚士特承大夫大宰國君世子大宰惟國君而遠之使不偏上也又以著自庶人積隆至是窮矣蓋理窮則同此皆言之法也○慶源輔氏曰父子之氣

未嘗不相接也生三日而又以禮接之於是為至

擇音洋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他人無事不往

諸母衆妾也可者謂雖非衆妾之列或傳御之屬可為子師者也此人君養子之禮師教以善道者慈母審其欲惡者保母安其寢處者他人無事不往恐兒驚動也長樂劉氏曰寬則容德固多裕則

意淡洽温則言動粹和良則心意純熟恭則容止必莊敬則誠明弗散具此八善而加之以畏慎將之以寡言婦人之全德也然後可以為子之師焉若夫愛子以德時其志意體其寒温察其好惡相其寢興順其長育者慈母之戒也保其身衛其氣時其衣服節其飲食待其寢寐防其疾苦而專詩負之者保母之戒也國之根本生靈休戚之所繫也弗正厥始弗淑其習鳥能正厥性俾近於聖賢哉先王制禮乃及于是知所務矣

音采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澣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其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

具

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

御土公声

鬢所存留不翦者也夾肉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翦者謂之角留頂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者謂之羈嚴氏云夾肉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貴人大夫以上也由自也具視朔食者所具之禮如朔食也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入門入側室之門也側室亦南向故有阼階西階出自房自東房而出也嚴陵方氏曰角則相午以其奇也或男耦而女奇取陰陽之相類也○慶源輔氏曰男左而女右取陰陽之相類也○慶源輔氏曰男非自然之理豈特以未流之害然後制禮以別之

耶

相去声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

形同反

帥音率

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

咳乃反

還音旋

辯音偏

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

母名妻遂適寢

某妻姓某氏也時日是日也孺稚也欽敬帥循也言當敬教之使循善道也咳而名之者說文咳小兒笑聲謂父作咳聲笑容以示慈愛而名之也記

欽

有成謂當記識夫言教之成德也授師以子授子師也諸婦同族卑者之妻也諸母同族尊者之妻也後告諸母欽名成於尊也妻遂適寢復夫之燕寢也慶源輔氏曰姆先相曰敢用時日祇見孺子成大夫婦之義一矣姆先相者妻既抱子當謂東面而立傳姆在姆之前而相佐其辭也○山陰陸氏曰夫對曰敢當有以帥之妻對曰記當有以成之者姆道也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

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

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

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人食如養禮禮去聲

宰屬吏也諸男同宗子姓也藏之者以簡策書子

名而藏于家之書府也二十五家為閭二千五百

家為州州伯則州長也閭史州史皆其屬吏也閭

府州府皆其府藏也夫入食如養禮謂與其妻禮

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也○疏曰此經所陳謂鄉

大夫以下故以名徧告同宗諸男諸男卑者尚告

則告諸父可知若諸侯絕宗則不告也山陰陸氏曰妻言遂

適寢妻言遂入御妻言夫入食如養禮妻言禮之
如始入室妻之辭莊妾之辭瀆言之法也嚴陵方
氏曰名則辯告之以示於衆書則藏之以傳於久
則以男子者人之所貴重故也若垂封人之况免
以是而已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
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
乃降

諸侯朝服玄端素裳夫人亦如之者亦朝服也當

是展衣註云祿衣者以見子畢即侍御於君故服

進御之祿衣也人君見世子於路寢此升自西階

是自外而入也凡生子無問妻妾皆在側室山陰陸氏

曰不言三月之末嫌緩不言執其右手咳而名之
嫌慢皆非所以言世子故也上下比義我使從可知而已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

帥初無辭

此適子蓋世子之弟庶子則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燕寢在內以側室在旁處內故謂此為外也○
疏曰庶子見於側室此以撫首咳名無辭之事同
故與適子連文云見於外寢耳嚴陵方氏曰適子則世子見於路寢可知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說見同禮

曲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乎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餼遂入御

此言大夫士之妾生子之禮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則君之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則燕寢次則適妻之寢此言內寢正謂適妻寢耳如始入室者如初來嫁時也特餼使此生子者獨餼不如常時衆妾同餼也慶源輔氏曰妾入室所以使之知大分已定於其初矣特餼所以寵之然其分不可得而易也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擯者傅姆之屬也君所有賜者此妾君所偏愛而特加恩賜者故其子君自名之若衆妾之子恩寵輕略者則使有司名之也○疏曰前文已云適子庶子見異於世子今更重出者以前庶適連文故此特言庶子之禮山陰陸氏曰庶子言就側室則則君不沐浴朝服

音策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群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問之之禮與執手咳名之事欽帥記成之辭皆與有爵者同故云無以異也嚴氏方氏曰庶人或無則固無定所矣凡此以庶人之賤故其禮畧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應氏曰辭者夫婦所以相授受也祖尊故有其禮而無其辭嚴氏方氏曰父在謂祖在也據子之又稱之故曰父爾以祖名之而不以父者

家事統於尊故也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

食音嗣

食子者士之妻大夫之妾也子三年則免懷抱故食者出還其家見於公宮而告辭則君必有賜劬者有賜以勞其劬勞也

食音日

山陰陸氏曰不言實不言君所媿也

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

食母乳母也士卑故自養

上上声

旬音均

曰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

註讀旬為均謂適子妾子有同時生者雖是先生

者先見後生者後見然皆在夫未與婦禮食之前故曰均而見也○應氏曰子固以禮見於父父則欲時時見之又不可瀆故每旬而一見之若庶人則簡略易通故不必以旬而見今詳二說俱可疑闕之可也

食如字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疏曰此天子諸侯之禮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急於正也禮食之後乃見適子庶子緩於庶耳

山陰陸氏曰執而見之待之若與已等冢子故也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擊
革女擊絲

音已
食飯也唯俞皆應辭擊小囊盛悅巾者男用革女
用繒帛嚴陵方氏曰教以右手則取其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
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
者始教之讓

數謂一十百千萬方名東西南北也
嚴陵方氏曰出入門戶則

欲其行之讓也即席則欲其坐之讓也飲食則欲
其食之讓也經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馬行則欲
固故其讓也又曰在席之上讓而坐下觴酒豆肉
讓而受惡則坐與飲食又欲其讓矣由是推之則
無所往而不讓矣

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
學書計

數日知朔望與六甲也外傳教學之師也書謂六
書計謂九數

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
諒禱音儒

曲禮曰童子不衣裘裳不以帛為襦袴亦為太温也禮帥初謂行禮動作皆循習初教之方也肄習也簡書篇數也諒言語信實也皆請於長者而習學之也一說簡者簡要謂使之習事務從其要不為迂曲煩擾也嚴陵方氏曰出就外傳曾子問所官保氏所謂六書是也計即所謂九數是也書即周必計其多少故又謂之計焉自學書計而下皆就外傳所學之事也禮帥初謂遵習先日所為而不敢變也慮其妄自所改為故也朝夕學幼儀者至此乃可以責事長之禮故也若味爽而朝之類則朝之所當學也若日入而夕之類則夕之所當學也簡策也謂古先之事必書於策必請而後習之者則以不敢專故也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

御

樂八音之器也詩樂歌之篇章也成童十五以上象說見文王世子射謂五射御謂五御也六藝詳見小學書○朱子曰酌即勺也內則曰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程子曰古人為學也易八勺舞象有弦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與心急則佩韋緩則佩弦出入問里則視聽遊習與政事之施莫不由此如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張子曰古者教童子先以舞象欲其體也心下則氣和氣和則教之舞象所以欲其和也體和則教之舞象所以欲其和也然以象其道而道成於武故也象雖告武王之樂為文者以示文之道必武之類則必以文為之樂為武者以示武之類必武之類則必以文為之樂

固成王之樂以告成
大武故取義如此

永六声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
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始學禮以成人之道當兼習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大夏禹樂樂之文武兼備者也孝弟百行之本故先務愷行於孝弟而後博學也不教恐所學未精故不可為師以教人也內而不出言蘊畜其德美於中而不自表見其能也一說謂不出言以為人謀畫嚴陵方氏曰博學不教者蓋學所以為已其果足以為人故志乎內而無事乎外有所入而無所出也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
志

孫去声

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學無常在志所慕則學之孫友順交朋友也視志視其志意所尚也慶源輔氏曰博學不教內而不出獨善方孫友視志取諸人以為善也取諸人以為善則善足以及人矣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
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仕

凡男拜尚左手

朱子曰物猶事也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問何謂不過物曰方猶對也比方

以窮理程子曰古之為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趨則其志可知此所以成德故古之人必四十乃仕然後志定業成後世立法自童稚即有及利祿之誘何由向善○嚴陵方氏曰四十則強之時也仕則與物接而有理可言故謀不得不出有患可思故慮不得不發然謀慮豈以偽飾加之乎亦此方事物以應之而已事人之道有合則有否故有從必有去合否在彼也存焉從去在我也事從謂從君也道合則服從不可陽道故也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桌治

紵女金反響祖紵音巡

絲繭織紵組紉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

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十年不出謂十歲則恒處於內也姆女師也婉謂

言語婉謂容貌司馬公云柔順貌紵繒帛之屬組

亦織也詩執轡如組紉之制似條古人以置諸冠

服縫中者慶源輔氏曰婉有委曲之意也婦人有遲緩

德莫此為盛始於容德中於女工之事終於祭祀

之禮婦人內之事也聽則有所受從則無所違皆女德

也執麻桌之內也績事也治絲繭則蠶事也觀於祭祀

則欲其習熟是事也故也非特觀之而已且納酒

齊季女蓋助
奠之謂也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

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凡女拜尚右手

十五許嫁則笄未許嫁者二十而笄故謂父母喪

妻齊也妾之言接言得接見於君子不得伉儷也

尚左尚右陰陽之別嚴陵方氏曰三五而圓者月

笄者婦人首飾蓋成人之服也夫男子冠則有成

人之禮女子笄則當許嫁之時然嫁止於二十娶

必止於三十者陰以少為美陽以壯為強故也然

嫁亦舉其大略耳故王氏謂文子非二十而後可

強而仕推此可知聘言由彼而問此奔言自此而

趨彼拜尚右也

手尊陰道也

禮記大全卷之十一終

